

VI

李健吾戮集

秋

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

吾 健 李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元五角

# 李健吾戲劇集

## 秋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國路  
鹿路  
一弄  
四號  
八號

# 李健吾戲劇集

- 一、這不過是春天
- 二、以身作則
- 三、母親的夢
- 四、新學究
- 五、黃花
- 六、秋
- 七、梁允達
- 八、青春
- 九、草莽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秋  
三幕劇

——根據巴金小說「秋」改編





## 人 物

克明——高家的三老爺，家長。

克安——四老爺。

克定——五老爺。

覺新——已故大老爺的長子，承重孫。

覺民——已故大老爺的次子，學生。

覺英——三老爺的長子，大排行第四。

覺羣——四老爺的長子，大排行第五。

覺世——四老爺的次子，大排行第六。

袁成——長房的聽差。

蘇福——三房聽差。

陳姨太太——已故老太爺的侍妾。

張姑太太——克明的長姊，寡居。

張氏——三太太。

王氏——四太太。

沈氏——五太太。

淑華——已故大老爺的次女，大排行第三。

淑貞——五老爺的女兒，大排行第四。

翠環——三太太的丫環。

春蘭——五太太的丫環。

地點：四川某大城；高公館。

時代：民國十一年之間。

第一幕 暮春

第一景——花園月洞門；上午十點鐘。

第二景——花園的釣臺；下午九點鐘。

第二幕 初夏

第一景——克明的書房；上午十點鐘。

第二景——花園的水閣；上午十點鐘。

第三幕 中秋

第一景——覺新的書房；下午九點鐘。

第二景——覺新的書房；下午五點半鐘。

第三景——覺新的書房；上午十點鐘。



第一幕



## 第一景

### 花園月洞門。

月洞門在舞臺後右角。假山在門前兩側形成一個夾道，然後逐漸展開。綠竹時而稀時而密，在假山後面蔚成一片。宮窗式的圍牆，牆頭長着野草，在竹梢忽隱忽顯。一簇一簇的石蘭點綴在假山腳邊。四個石鼓擺在前面，預備行人休息。另外一個木門，在左前角開向院落。門的外圍是圓的，或者六角的，僅僅一扇木門敞開。早晨十點鐘光景，院落的牆假使高，陽光一時射不到這個小轉角。但是圍牆裏面的楊柳，金碧閃閃，令人想到暮春初夏之交。一座藤蘿的木架，在月洞門裏面的走道撐起，正好擋住觀衆好奇的視線。

高公館在星期日似乎並不平靖。袁成匆匆由藤蘿木架那面轉出，口裏連連應着，飛也似地奔着。

袁成（身子向前走，頭却向後）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五太太那邊沒有，到喜姑娘



那邊找，不在喜姑娘那邊，一定在禮拜一那邊。我明白，我明白。（撞在別人身上）呀！我的媽！

〔和他撞在一起的是春蘭，一個十四歲的小丫環，蓋着一條短辮子。

春蘭（喊着）四小姐！四小姐！（冷不防被他撞倒）哎喲！

袁成（急忙攙她起來，非常抱歉）對不住！我有事，走急了，想不到撞着你。撞傷了什麼地方沒有？我扶你起來這兒憩憩。

〔他打算把她扶到石鼓那邊坐。

春蘭（硬掙着）用不着，袁二爺。

袁成 是你，小春蘭！這麼早，你到花園裏頭做什麼？

春蘭 還不是找四小姐！五太太一起牀，不見了她，叫我怎麼樣也要把她找回來，說什麼一清早不梳洗就往外跑，高家沒有這個規矩。

袁成 五太太也真是的！

春蘭 你沒有看見我們四小姐？

袁成 沒有。我這半天在水閣子那邊，那邊人很多，就像不見你們四小姐。怎麼啦？昨

兒晚晌又挨打啦？

春蘭 她跟我輪着班兒受氣。她挨罵的時候多，我挨打的時候多。

〔月洞門內有人喊着：「袁成！袁成！」〕

春蘭 有人喊你，袁二爺像是蘇福。

袁成 這個人真囉嗦！三老爺派我去找人，要他一死兒叮着！

〔蘇福由園內跑出。〕

袁成 老蘇，又是什麼事？

蘇福 你怎麼還沒有走？

袁成 我走了，你到那兒給我叫魂去？

蘇福 得啦，袁二爺，別動氣。三老爺叫我對你說，務必要把五老爺找來，三老爺在水

關子那邊等着你。三老爺對四老爺講，他一定要追究個水落石出。

袁成 我曉得，尋着五老爺，一直就奔水關子來。

春蘭 (怯怯地) 我們五老爺又怎麼啦？

蘇福 小孩子，少管閒事。(向袁成) 四老爺一向跟五老爺一個鼻孔兒出氣，想不到今天早晌也跟煞神一樣，坐在三老爺旁邊，黑着臉看把戲。

袁成 高家事花樣兒多，咱們做底下人的頂好是看見只當沒有看見。我去了，我先到五太太那邊看看去。

蘇福 你到五太太那邊去！這不是小春蘭，她有什麼不知道的！問她好啦！

袁成 我的媽！可不是！

春蘭 (不等問就回答) 五老爺昨天頭半夜才回家，五太太老早就熄了燈，五老爺才上石頭臺階，喜姑娘就打起帘子把五老爺劫了進去了。這時候敢情還沒有起來哪。

蘇福 三老爺這一向氣性不好，你快去快來。我到水閣子伺候去了。

春蘭 蘇爺，到底出了什麼事，你說呀！

〔她跟他折回花園。〕

〔袁成知道克定近在眼邊，素興慢條斯理地走着。他在木門口迎住覺新。〕

袁成 （閃在一旁，必恭必敬）大少爺！

覺新 袁成，是你。

袁成 三老爺在水閣子等大少爺。

覺新 我這就去。你到前面做什麼？

袁成 三老爺叫我去請五老爺來。大少爺有什麼吩咐嗎？

覺新 你去罷。

袁成 是，大少爺。

〔他一直等覺新走過去，甚至於等隨在後面的翠環過去，他才走出木門。翠環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

環，有情感，心地純厚，略識之無，平日很得上下人等的好感。

覺新 (向翠環) 三老爺怎麼曉得的？

翠環 我也不清楚。三老爺怎麼曉得的。是四老爺一清早到我們三老爺書房，唧咕了些時，把他攛掇到水閣子去的。走到半路，三老爺叫我去請大少爺，這時他們在水閣子也該多時了。袁成去請五老爺，看樣子各房的頭兒全要請到水閣子聚會。

(他們將要走近月洞門，就聽見木門那邊有一個女孩子喊：「大哥！大哥！」覺新回頭看了一眼，擺了擺手，進了花園。淑華跑進來，手裏拿着包粽子的竹葉，後面跟着覺民，手裏拿着一本雜誌。)

淑華 (喊着) 翠環！翠環！

翠環 (轉回身) 哎！三小姐！

淑華 出了什麼事，你急裏急忙把大哥調走？

翠環 三小姐，我不大清楚，好像是水閣子丟了什麼東西，三老爺和四老爺全在那

兒商量辦法。

淑華

我就說來的，大清早一個一個全往花園跑，一定有什麼新鮮玩藝兒看（向覺民）二哥，別拿着你那本破撈什子發呆了，咱們也到水閣子那兒看看去。

〔覺民依舊看着書。

翠環

三小姐，你喫粽子來的？

淑華

我？（發見手裏的竹葉，好笑）噢！你是說這個呀！我在堂屋幫媽，幫綺霞，幫何嫂她們泡竹葉，洗紅棗兒，端午節再有十來天就到了，媽說早點兒預備喫食，免得臨時忙活。人家好心好意在幹活兒，就聽見你跑來喊大哥，說是往花園裏去，我一抬頭，可不是，窗戶外頭太陽亮晶晶的，梔子花開的一朵又一朵，我馬上就跟着你們後頭跑了出來。媽笑我沒有長性，好！我可給她老人家找下一個有長性的來了。翠環，你沒有事，替我向媽道一個歉罷。

翠環

好，我這就去。

淑華 翠環，你不生我的氣？

翠環 什麼氣？

淑華 不叫你到水閣子看熱鬧呀！

翠環 有什麼好看的？左不是這個老媽子倒楣，那個底下人作怪，我倒覺得三老爺，大老爺，全犯不上把精神糟蹋在這上頭。四老爺把三老爺帶了走，我們太太直不放心，叫我跟在後頭陪着。要不是三老爺看見我也在水閣子，那兒會輪到我去請大老爺？三小姐，我這就到大太太那兒去。

淑華 你可得先回三太太一聲，免得回頭她喊你沒有人。

翠環 我知道。（走向木門）三小姐，我方才看見好像四小姐一個人在湖邊看水，後來我去請大老爺，就不見她了。怪可憐的，三小姐，姊妹行裏就剩下你們倆，你想法子逗逗她。

淑華 這孩子，這也要你嘮叨！

翠環 三小姐，我去了。你和四小姐放心在花園裏面玩兒罷。到喫飯的時候，我會來請的。

〔翠環走出。〕

淑華 (發見覺民在假山前面看書) 二哥，你看什麼書，這樣入神？

覺民 別打斷我。我要看完這段文章。

淑華 誰的文章？

覺民 (看着書) 你三哥的。

淑華 什麼題目？

覺民 蘇菲亞——柏——柏—— (往前翻，然後讀着)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

淑華 蘇菲亞·柏——柏——好長的怪名子，是人還是東西？

覺民 三妹，讓我唸這一段文章給你聽：『她在我們的陣營裏面這樣過了十一年，經過好些次損壞，失敗，從來就不灰心。她知道怎樣保全她心裏神聖的火焰。』



表面冷靜，實際充滿浩然之氣，她正是鼓舞人間的天使。一顆女性的優美的心在她的甲冑之下跳躍。這種聖火女子比男人賦有的更多。俄國革命所以具有宗教的熱誠，大半應該歸功於這些令人起敬的女革命黨。』（沉醉於文字的力量，閣住雜誌，望着淑華天真爛漫的面孔）這是覺慧從上海寄給大哥的第三期自由。

淑華 這是三哥寫的？

覺民 這是他在文章裏面引的別人的話。你不感動嗎？

淑華 我感動。這是三哥寫的，我有好些話聽不懂，可是我感動。還有你唸書時候的聲音，你唸書時候的情感……你，你那樣興奮！

覺民 （默誦）『從來就不灰心。她知道怎樣保全她心裏神聖的火焰。』

淑華 蘇菲亞·柏——柏——

覺民 （補足）柏洛夫斯加亞。

淑華 她是一個什麼樣人？

覺民 俄羅斯一位貴族小姐，十八歲那年脫離家庭，捨身於社會運動，最後主謀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不屈不撓地進了牢獄，死難的時候才不過二十七歲。

淑華 十八歲！年紀跟我差不多！

覺民 和這位貴族小姐一比，我們全成了廢物。

淑華（自言自語）懶鬼，冒失鬼，胡塗蟲，嬌小姐，樂天派，現在更好了，廢物。廢物！（看着覺民）二哥，我也要學着做人。你說，不晚嗎？不太晚嗎？

覺民 只要你有勇氣。

淑華 別的我也許沒有。可是勇氣呀，我比誰也衝！高家的女孩子讓人頭疼的我是頭一個。

覺民 你是說讓大哥頭疼。

淑華 讓大哥——

〔覺英，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滿頭是汗，頭髮散亂，由花園飛奔出來。〕

淑華（想止住他）四弟！

〔他不睬理，向木門跑去。〕

覺民（用他壯實有力的手一把抓住覺英的肩膀，放下臉）三姐喊你，你爲什麼

不應一聲？

覺英（掙不脫，謙恭地陪笑）我沒有聽見。

淑華吓！你又不是聾子，做什麼沒有聽見？三爸頂講究規矩，你近來太沒有規矩了，

當心我一五一十講給三爸聽。

覺英（狡詐地道歉）我實在沒有聽見。下次我不敢啦。三姐不要告訴我爹，我求

你啦。

覺民我問你，你爲什麼不在書房唸書，裏裏外外亂跑？

覺英你忘啦，今天是星期日。

覺民（好笑）私塾又不是學校，龍先生幾時也講究起星期日來了？

淑華 你聽他瞎扯！（向覺英）你是不是打水閣子那兒來的？三爸在做什麼？

覺英 我爹在審高忠。

淑華 高忠？高忠他不是五爸的跟班的？

覺英 不是他還有誰？（向覺民）二哥，你鬆鬆手好不好？

淑華 高忠怎麼啦？

覺英 水閣子裏頭丟了東西，四爸查出來是他偷的。（向覺民）好二哥，你放開我。

覺民 偷的什麼東西？

覺英 二哥，你撒手，我就告訴你。

〔覺民才一鬆手，覺英就縱身一跳，離開三四步光景，他再一跳，就到了木門。〕

覺英（做了一個鬼臉，露出舌頭又縮回去）你們儘管告訴我爹好啦，誰怕誰是

孫子。（向淑華）三姐，你再厲害也沒有用，橫豎你不是我們高家的人！

淑華 (叱責) 四弟, 你說什麼, 看我不撕掉你的嘴的!

覺英 (嬉皮笑臉) 三姐, 我就說你嘴長在這兒, 你來撕罷, 躲的是孫子!

淑華 我不撕你, 我要你跟我去見三爸!

覺英 (挑戰) 去就去, 龜兒子才怕去! 爹憑什麼打我? 他才不打我哪! 打也打不掉我的脾氣! (走下石階, 激逗) 去啊, 去啊, 那個不去不算人!

淑華 (氣忿) 不要臉的東西! 我今天一定要拉你去! 三爸不打你, 二哥跟我會打你!

(她走向覺英, 看見她當真快要接近, 覺英嚙啾一笑, 頭也不回, 回身跑掉。)

覺民 (勸回淑華) 別理他, 我們也到水閣子那邊看看, 看看高忠到底偷了什麼東西。

淑華 (好氣又好笑) 三爸那樣非禮勿行的尊長, 會教養出這種混張兒子! 更奇怪的, 那麼好的二姐會叫三爸逼走。上進的女兒攆出家門不認賬, 不肖的

兒子倒當活寶貝養，這父親也不知道是怎麼做的！不公平，不仁慈，不明理。蘇

菲亞·柏——柏——

覺民

柏洛夫斯加亞。

淑華

她什麼也好，就是這個名子不好，又囉嗦又難記。我說呀，蘇菲亞·柏夫——

柏夫——

覺民

(改正) 柏洛夫——

淑華

對啦！柏洛夫斯加亞！我說呀，她暗殺了一個皇帝，我沒有那個命，可是恨了起來，我簡直想放一把火把老年人全——

覺民

我的好三妹，你這半天儘說氣話了。老年人不全壞，年輕人不全好，我們要搗毀那喫人的禮教，爲非作歹的制度，我們沒有意思跟人人爲難，那太麻煩，太零碎，也太無補於事。

淑華

這話倒像是大哥說的。三哥就絕不這樣想。

覺民（微笑）這正是老三的話，他這篇文章就有這種說法。

淑華 我不懂三哥爲什麼也這樣講。你看完這本雜誌借我看。

覺民 我從大哥那兒拿來看，他沒有看完，等他看完了，你再向他要。

淑華 大哥和三爸一樣是個謎。我尊敬三爸，可是我對他沒有好感。我愛大哥，可是我嫌他太軟。東也認錯，西也賠禮，不相干的事他也苦着一付笑臉去應付。

覺民 從前我也這樣想，現在我倒同情他了。

淑華 你現在又怎麼樣想？

覺民 他是爲了我們才逢人作揖，見人躡頭。他指望我們這一房人平安無事。

淑華 他可不想我們是爲了他也才陪着受罪。

覺民 大哥用心又苦又想好。

淑華 這倒是。高家不自私的人，連你我算在裏頭，怕只有他這麼一個。他一天到晚忙活，好像世上就沒有他這個人。

覺民 大哥好像他牆上掛的那一管簫，孤另另的活在影子裏頭，什麼人都吹得響，就是自己吹不響自己。誰要是吹上去，吹出來的調子永遠是淒涼悲傷，高處不勝寒，永遠那麼起人哀思。

〔遠遠有尖聲呼喚。〕

淑華 你聽，誰在叫人。

覺民 我聽不出。

淑華 是五嬸的聲音。她在喊春蘭。不像是她在喊四妹。

覺民 四妹在花園裏頭。你看四妹一個人靠月洞門站着。

〔淑貞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小脚，不大說話，痛苦和羞澀是她經常的伴侶。她倚住月洞門，沒有看見他們，彷彿走累了，又彷彿留連不捨於燦麗的景物。〕

淑華 四妹！四妹！

〔淑貞回頭向她微笑。〕



淑華 我跟二哥正想到花園裏頭找你去。你聽！你媽在喊你！

〔淑真的微笑消逝了，瘦小的臉龐變成一付哀愁的容貌。

淑華 你這一早都在花園？

〔淑真走到淑華旁邊，低低喊了一聲「三姐」，喉嚨似乎有什麼東西堵住，緊緊握住淑華的手，不多抱住淑華的腰。

覺民 四妹，你怎麼啦？

淑真 （低着頭）二哥。

淑華 什麼事，你這樣難過？

淑真 媽昨天又嘮叨了我半夜，她怪我不是男孩子，不能夠幫她多爭一口氣。

淑華 五嬸又跟喜姑娘吵嘴啦？（淑真點頭）五嬸就拿你出氣（淑真抽噎起

來）好妹妹，不要哭。我恨不得生在古時候，拿一管槍，拿一把刀，給你另打一個世界來。

覺民 你又說癡話了。

淑華 那麼，你說，怎麼樣才可以叫四妹脫離高家的苦海？

覺民 只要五嬸那邊說得通，有的是辦法。

淑華 四妹，不要傷心。你這兩個腫眼包兒有一天會爛的。好四妹，我幫你想個法子解解悶兒。今天是星期日，天氣好，學校放假，就罰二哥去把他心愛的琴姐請過來，我們痛痛快快玩一個下午。

淑貞 那好極了！

淑華 琴姐好久不來了，我們全怪想她的。

淑貞 自從二姐去了上海，琴姐就很少來了。

覺民 (打斷) 四妹，五嬸的喊聲近了，她喊一句春蘭，喊一句你，你過去看看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

淑貞 (畏縮) 我去問媽什麼事？

淑華 春蘭沒有跟你在一起？

淑貞 我這一早晌就沒有看見她。

覺民 她也許在水閣子那邊看熱鬧。

淑貞 什麼熱鬧？我看湖水，看見不遠人多，我就走開了。水閣子那邊出了什麼事？

淑華 (不想惹她傷心) 管它什麼事，左不是老鼠偷油，弄翻了燈臺。

(隨着一聲銳厲的呼喚：「淑貞！」沈氏在木門出現。

沈氏 (望見淑貞) 你這短命鬼！我什麼地方沒有找到你，你偏偏閃在這兒不哼氣！

淑華 五嬸，四妹正要回去，是我跟二哥留住她說一句話。

沈氏 一句話說了這麼一早晌？(向淑貞) 我問你，你這一早晌死在什麼地方？

淑貞 我在——我在——水閣子那邊。

沈氏 水閣子那邊出了什麼事，要你毛丫頭也攪在裏頭瞎張羅？

淑貞 我——我——

沈氏 (向覺民) 方才袁成來喊你五爸到水閣子去，到底出了什麼事？

覺民 五媽，我不清楚。(轉念) 聽說是高忠偷了水閣子裏面的東西。

沈氏 高忠這狗東西成天帶着你五爸在外頭胡攪，這可好了，我倒要看看他偷了什麼值錢東西。

淑貞 (籲求) 媽！

沈氏 怎麼啦？

淑貞 媽！我們還是回去的好。

沈氏 這裏頭說不定牽連着你爹，我巴不得他有一天當衆出醜。

淑貞 回去罷，媽！

沈氏 爲什麼？

淑貞 (差不多啞着嗓音) 人家會恥笑我們的。(一股意想不到的勇氣讓她過)

去挽住沈氏，強迫似地推着她走。媽！我們回去媽！我求你啦！媽！

〔她們一推一挽地走出木門。〕

〔覺民和淑華看着她們。似同非同的情緒湧上他們的心頭。〕

淑華 （慢慢轉開）什麼東西在我心裏頭沈甸甸的。

覺民 四妹心裏頭那點兒東西比你心裏頭那點兒東西還要沈。

淑華 我們應當給四妹想一個主意。

覺民 我們只要多說一句話，五嬸就會跟我們拚命。頑固，愚騃，不過說到臨了，她是四妹的母親。兩個弱者碰在一起，頂小的頂倒楣。十四歲，沒有經過人事，可是人事就像一座歪歪斜斜的老塔，一個磚頭一個磚頭朝她砸了下來。

淑華 我不明白一個人受了氣，有什麼權利在另一個人身上出氣。

覺民 什麼權利？大人欺負小孩子的權利。生兒養女的權利。重男輕女的權利。禮教之下的傳統權利。任性自私的個人權利。

淑華 你這麼一說，我心裏頭越發沈甸甸的了。

〔蘇福，又緊張，又急遽，由花園跑出。〕

蘇福 （站住，匆忙叫了一聲）二少爺，三小姐。

淑華 什麼事，急忙忙的？

蘇福 三老爺在水閣子審問高忠偷東西，牽連到五老爺身上，袁成去請五老爺，老

大半天不見來，三老爺生了大氣，吩咐我去開開家廟的大門，要當着祖先的牌位問五老爺話。

覺民 高忠偷了什麼東西？

蘇福 一幅什麼字畫。高忠說是五老爺吩咐他從水閣子摘下來，送到唐公館。許多人在水閣子那邊看熱鬧，二少爺三小姐要去還來得及。

〔袁成由木門跑來。〕

蘇福 （看見袁成奔了過去）你幹什麼去啦？三老爺等你喊五老爺來，可是五老

爺不來，你也不見踪影，三老爺氣得直喘直咳嗽。

袁成 你要我怎麼着？我趕到喜姑娘那邊，說是五老爺正在洗臉，叫我在院子等着。等了半天不見動靜，我在窗戶外頭輕輕問了一聲，五老爺罵我那家子出殯，猴兒急什麼。還是喜姑娘心好，告訴我多等一等，五老爺抽這個（用手一比）才抽了一筒子。足足等了半個時辰，這才聽見裏面有了漱口的聲音，喜姑娘叫我先走一步，說五老爺換好衣服就來。

蘇福 你去趕緊回三老爺一聲，三老爺問高忠已經問了個差不離，要換地方問五老爺。

〔聽了一半他們的問答，覺民和淑華走向月洞門；袁成一邊聽蘇福講，一邊也往月洞門移動。〕

覺民 （向淑華）我們不用去了，三爸他們一羣人來啦。

〔覺民和淑華退到月洞門旁邊；袁成走在舞臺中間，蘇福走向木門，聽見覺民的話，全站住了等候。大家望着月洞門，遠遠傳來克明咳嗽的聲音，漸漸聽出他的怒聲：「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蘇福在木門口遇見克定進來。〕

蘇福 (閃在一旁) 五老爺。

〔克定並不答理，走向袁成站着的地方。大家把視線轉向克定。克定莫明其妙，望着這些好奇的眼睛。〕

袁成 (向他解釋) 三老爺從水閣子那邊來了。

〔克明忿怒和輕蔑的聲音越發響亮了，夾雜着許多脚步聲音。他好像在同別人說話：「他以為這樣就鬆開啦？下流東西！簡直越鬧越不像話啦！」〕

克定 (向覺民) 你三爸罵誰？

〔沒有人答理。克明從籬羅架那邊慢慢轉了出來，後面隨着克安和覺新，克安挽着他的二兒子覺世。他們的步伐是沈重而又迂緩，他們的面孔是沈重而又嚴肅。覺新落在最後，低下頭，輕輕唯着。〕

克明 我倒要看他有什麼地方好躲！

克安 他不會不在家，我們昨天晚晌一道兒散了戲回家的。

克定 四哥，你是說我！(克安不理) 三哥。(同樣沒有回應。他不禁笑了) 怎麼啦，



二位老哥？

覺新（過意不去）五爸。

克定 啊，明軒。

克明 蘇福，你就在這兒伺候。

蘇福 是，三老爺。

〔他和袁成閔在一旁。〕

克明（轉向克定）五弟，我替你把高忠開消啦！

克定 爲什麼？高忠伺候我伺候的很好。

克明（哼了一聲）敢情好！

克定 我又沒有別的跟班，三哥跟我開的是那家子玩笑？

克明 玩笑？我問你，金冬心寫的隸書單條什麼地方去啦？

克定（心虛）這……這……三哥是說水閣子裏面掛的那幅金冬心？

克明 那兒還有第二幅？

克定 (硬着頭皮) 這個，三哥，我拿去賣了。

克明 賣了？誰請你賣的？

克定 有位朋友喜歡金冬心，我讓高忠到水閣子取下來，賣給他了。

克安 賣了多少錢？

克定 二十五。

克安 不對。高忠方才招的是三十五，你昨天對我講，也要三十。

克定 (詫異) 我昨天幾時對你講的？

克安 昨天在小蕙芳家裏喫晚飯，你喝醉了酒講給大家聽的。

克定 (語塞) 醉了的話也值得相信！

克明 (向克定，不耐煩) 你說到底是誰請你賣的？

克定 (不再低賴) 是我賣的。

克明 我們高家沒有這種規矩！爹辛辛苦苦蒐集起來的字畫，做兒子的不說加意珍惜，反而明搶暗偷地賣給外姓人，高家要算你是頭一個！

〔克明咳嗽着，覺新扶着他就石凳坐下。覺英帶着覺羣由木門跑回來，想不到開審的場所換了地方，看見他父親難過，縮在袁成後面，並不過去。〕

克安 爹留下來的字畫我們已經分過一次，沒有分的人人有份，你不能够隨便拿出去賣掉！

克定 已經賣了的東西，你叫我怎麼辦？

克安 金冬心的單條登在公賬上，你一個人不能夠作主出賣。

克定 公賬上的東西我也有份。

克安 〔厲聲〕你只有一份！我們連明軒還有四份！你得賠出來！

克定 〔負氣預備抽腿〕四哥，三哥不管，你頂好——

克安 〔黑着臉〕頂好什麼？

克定（無賴）有話下午好說。今天張碧秀特演改良活捉王魁，完全是你的情面，我也得去捧場。

克安（不放鬆）你究竟賠不賠？

克定 這麼着罷。我拿出二十塊錢來就是了。每份五塊錢，都不喫虧。

克安 那是三十五。依你，也得拿三十磅。

克定 隨你們辦好啦。我拿得出來的只有二十。我要是拿得出二十四，我也不會賣掉金冬心的單條了。

克安（勉強接受）好！就隨你。

克定（寬適了，飄了克明一眼）那麼沒有事，我走啦。

克明（好不容易止住喘，聲色俱厲）站住！（看着驚愕的克定）誰要你的錢？你把東西給我找回來！（克定不便作聲）爹下世以後，一件事一件事我全放過你，想不到你不知痛改前非，反而越發胡作非爲了。你不要以爲我怕你。我給

你說，你不把金冬心的字取回來，我要當着爹的牌位老老實實訓斥你一頓。我縱容你也縱容夠了，這一回我不能夠再縱容你！（克定未免有些張皇失措）五弟，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把東西找回來？

克定（畏怯）找回來？

克明 我沒有精神跟你磨舌頭。你不去，我們現在到家廟當着爹的牌位講！

克定（信口答應）我去取，我去取回來就是啦。

克明（口氣稍緩）我限你今天就取回來。聽見沒有？

克定（並不羞愧，然而希望逃出這個是非場所）聽見啦。我這就到唐家去。（走近木門，轉回身，向克安）四哥別忘記替我做那首詩。那首贈小蕙芳的七言。下午戲園子見。

（不等克安回答，他急忙忙走出。）

（克明長嘆一聲。）

覺新 (向克明) 三爸累了，到裏頭安息安息罷。

克明 (向克安) 你跟五弟在外頭捧戲子作樂，嗯？

克安 也不過是偶一爲之。(回到正文) 金冬心的單條五弟既然答應拿回來，我

看高忠也就不必開消了，五弟只有這麼一個跟班的。

克明 (搖搖手，表示厭煩) 你們去罷。我也要回去歇一歇。

克安 (向覺世) 跟我回去。

〔他揆着覺世一同走出木門。覺英和覺羣也想溜出去。〕

克明 (站起，發見覺英) 覺英！

〔覺英收住腿，打了一個寒戰。〕

覺英 爹！

克明 你跟老五不在書房，在這兒幹什麼？

覺英 是……是……

覺羣 三爸，是——是龍先生上街有事，放我們半天學。

克明 那不去溫書！

〔覺英和覺羣應了一聲，輕手輕腳溜掉。袁成和蘇福隨在後面走出。〕

覺新 三爸看開點兒罷。

克明 （眼珠緩緩向他轉着，隔了半晌）我不病死也會氣死的。

覺新 三爸爲什麼說這種話？

克明 （悲傷）我自己曉得的。（從覺民那邊看到覺新這邊，用力）高家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他們全……全完啦。我只求他們少給你爺爺丟點兒臉，我就心滿意足了。（珍重）明軒，現在全靠你。

覺新 我總盡我的力量好好兒做去就是。

克明 （看着木門）唉！

覺新 我攙三爸回去。

克明 不用啦。天氣好，我慢慢兒踱着也散散心。

覺新 是三爸。

〔大家看着克明踱出木門。覺民和淑華走向覺新。〕

淑華 大哥！

覺新 三妹。

覺民 〔舉起手裏的雜誌〕大哥，這是三弟給你寄來的第三期自由。裏面有三弟一篇文章，你看了會起勁兒的。

覺新 〔接過雜誌，懷疑地重複着〕會起勁兒我？〔微笑〕但願如此。

〔他們一同親愛地走向木門。〕

（幕）



## 第二景

### 花園的釣臺。

一片森鬱鬱的樹木，彷彿墨潑在水天之際，形成全部舞臺的背景。看不見湖水，僅僅天邊有什麼東西在地面發出一道一道波動的豔光，讓人猜測那是湖水的盡頭。一條小溪，琤琤琮琮，在近處流入湖水。深碧的天空只有星宿閃爍，浮雲偶而駛過，映比成了灰色。一棵老大的槐樹，像一張萬民傘，覆蓋大半的釣臺。角落隨意放着兩三個石礮。靠近臨湖石階的亞字欄杆，一盞通黃不亮的電燈，高高映照了下來。然而主管這寂靜的詩化的境界的，倒是青蛙的歌詠和水閣的清唱。

觀眾如若細心，可以隱約聽見一聲嘆息。從什麼地方來的？翠環在遠處探問似地喊着：「大少爺！」

翠環

（由小道轉出）大少爺在這兒嗎？

覺新

（好像在樹身裏面）是翠環嗎？

翠環 是我。

退。  
〔她提着一盞風雨燈，另一隻手拿着一件什麼黑顏色的軟東西，才要走上釣臺，忽然受驚地往後一

翠環 (叫喚) 瞎！什麼東西！吓我這一跳！

覺新 怎麼啦？

翠環 (唧噥) 該死的東西！

覺新 什麼東西？

翠環 一隻蛤蟆。(舉起風雨燈尋覓) 大少爺，你在釣臺底下，還是上頭？

覺新 (拿着一管簫，由樹身後面轉出) 我靠在槐樹上頭望着湖裏的荷花，有的筆挺挺，有的圓橢橢，影影忽忽，密密紮紮擠成了一片。(嘆息) 也真快！眼看荷花就要開了。(望着翠環) 你手裏是什麼東西？

翠環 是大少爺的馬褂。太太說天冷了，看見椅子上搭着你飯時脫下來的馬褂，

叫我給你送來。

覺新 有勞你了，巴巴給我送來。

翠環 大少爺總是這麼客氣。

覺新 因爲你不是我們這一房的丫頭。（指着一個石礮）你把馬褂放在那上邊，冷了我再穿。

翠環 還是穿上罷，回頭當心受涼。

覺新 成天馬褂不離身，現在好容易脫掉，就遲點兒穿罷。

翠環 （把馬褂放在石礮上）大少爺不就回去嗎？

覺新 我喜歡夜晚一個人在花園裏頭散步。

翠環 白天真還沒有一個時辰可以算得上是大少爺自己的。真也太難了。大少爺是大人，太好了，我們底下人都這樣講。

覺新 一個沒有用的人。

翠環 大少爺就像一塊黏東西，不是大少爺，一大家子人不提，就是一間房子一間房子也會散夥兒。

覺新 可也有人嫌我多餘。

翠環 嫌忌大少爺的到底不多。我們這些做丫頭的，不問是那一房的，誰不敬重大少爺。倩兒病成了一把骨頭，四太太也不說給她請個醫生，抓劑藥喫，可憐就剩下一口氣了。前天大少爺看過之後，倩兒好不感激，說她病好了就好，萬一好不了，她來世不會忘記大少爺的恩德。（嘆息）我看她不會好啦。

覺新 她這一向全虧有你在旁邊張羅。

翠環 都是丫頭命，多忙也得偷空兒看她一趨。（感傷）來世不做丫頭就好了！（立即醒覺，笑了）我怎麼的啦？

覺新 不由人。這是命。

翠環 大少爺也這樣想。

覺新 還有誰也這樣想？

翠環 上了年紀的人好像都這樣想。三太太就頭一個愛這樣說。（遲疑）大少爺？

覺新 （鼓勵）你說。

翠環 人全是爹媽養的。爲什麼就有的是老爺太太，有的是用人聽差，有的就像大少爺這樣好，可又這樣苦，有的就像四老爺——爲什麼人世就有這麼多的差別？

覺新 （逃避答覆）我不覺得我苦。

翠環 那是因爲大少爺把心用在別人身上，不往自己身上想。

覺新 也許是的。（稍緩）水閣子那邊方才很熱鬧，這會兒倒安靜了。

翠環 看樣子就要散席。戲園子派人催小蕙芳跟張碧秀去上戲，四老爺嚷着不行。男不男，女不女，四太太閃在假山後頭看，氣得臉都鐵青了。大少爺說，那兩個唱小旦的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覺新 想必是男人罷，我倒沒有留意。翠環，你沒有看過我要劍罷？讓我拿簫當劍舞給你看。

翠環 大少爺幾時學的？從來沒有聽說過。

覺新 （左手挽起袍襟）我小時候學的。有兩個鏢客教我。每天早晌天不亮，我就穿着一身短打在院子練拳。（擺了一個架勢）這叫昆崙劍，也許是峨嵋劍，是什麼名堂我也說不上來。（比了一個招數）這有……有十四年了。我那時還沒有進中學。爹頂喜歡我，要我做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可是——這叫撥草尋蛇。這叫金雞獨立。這叫直搗黃龍。（險些摔倒）啊！

翠環 （驚叫）大少爺！

覺新 沒有什麼。我缺腳勁兒，腿直發抖，這管簫輕悠悠的也像有十斤重。

翠環 （放下燈）大少爺歇歇罷。閃了腰不是鬧着玩兒的。

覺新 （坐向石礮）我簡直是一個空架子。

翠環 大少爺說什麼？

覺新 (自嗟自嘆) 十四年，十三年，十二年，十一年，十年，九年。(停住) 一幌九年。

翠環 九年怎麼着？

覺新 那一年我成了親，到商場辦事處做事，第二年我做了父親，添了海兒……一個一個又全下了世，我什麼也沒有得着，心却重了。

翠環 過去的事也就只好放淡着點兒。

覺新 (重複) 放淡着點兒。(低沉) 他們揪着我的心，他們活在我的心裏頭。一

個一個全走了，媽，爹，大妹，梅，梅，爺爺，珏，海兒，蕙，全走了，全帶了點兒我什麼東西去。(做夢一樣) 有一晚晌，梅，在那邊，在那棵玉蘭樹底下，——我閉着眼睛

可以摸到那棵玉蘭樹底下，她在樹底下對我講……『爲什麼我的命這樣苦……我活不長久的……』她一隻手攀着一個玉蘭樹的枝子……她說

……『沒有你，沒有一個可以說得上話的親人，我就像一個離開樹的枝子，

遲早是要枯的，是要枯的。……可是你，你有珽，你有海兒，你有妻，有子，你有你的家，你跟我不同，你像長在樹梢頭，微風吹着，陽光曬着，你會長得頂壯，頂高，頂美。』……他們都在什麼地方，我的妻，我的子，我的微風，我的陽光？

翠環（茫漠的同情）大少爺！

覺新（驚覺）你還沒有走？

翠環 大少爺回去罷。

覺新 你白天看不見我這樣子的。我是夜行人。我是綿羊一樣的人。你知道綿羊想着什麼東西嗎？

翠環 我聽不懂大少爺的話。

覺新 你有過去嗎？

翠環 什麼過去？

覺新 你有思念的人嗎？



翠環 我有。就是那麼一個人。她把我當妹妹看待；她教我唸書，教我繡花。大少爺看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覺新 你說誰？

翠環 我說二小姐，沒有別人。她不肯出嫁，她要上學，你們幫她去了上海。三老爺到如今不許我們提到她。他像不要這個女兒了。什麼時候二小姐才可以回來呢？

覺新 這……這……三老爺心回意轉的時候。

翠環 (失望) 誰知道這要在那一年呀！等到鐵樹開花，三老爺也不見得心回意轉。

(悲哀浸透了這兩個人。遠遠傳來語聲和脚步。中間雜着克安的腔調：「看燈！」「別捧着我的寶貝心肝兒！」「船泊在什麼地方？」同時傳來烏鴉的驚啼。

翠環 那兩個戲子走了。

覺新 老鴿飛起來給他們送行。我……我好吹簫了。這半天我就怕吵了水閣子的

客人。

〔他當真靠住槐，捧着簫吹了起來。〕

翠環 簫到了大少爺手上，就跟活了一樣。

〔他吹着簫。〕

翠環 全公館裏頭就是大少爺一個人吹的頂動聽。

〔他繼續吹下去。〕

翠環 這簫讓你吹的就跟誰在哭一樣。我一聽就想哭。你吹出來的聲音，就像井裏的淘箕，一箕水，一箕水，把我心裏頭什麼東西絞到地面上來。

〔他只是吹簫。〕

翠環 大少爺，我回去了。（稍緩）我不敢聽下去了。（稍緩）再聽下去，我會哭個不停的。

〔他沈醉於吹簫。〕

翠環 馬褂在那邊石礮子上。我走了。

〔她提起風雨燈，看了一眼，覺新，照着路，輕輕向原路走出。

〔遠遠傳來槳聲，水聲，語聲。漸漸更遠了，什麼聲響也沒有了，只有簫的幽怨的音韻繞。

〔湖心忽然起來歌聲，雄壯，嘹亮，含有無限的生氣。覺新不吹了，靜靜聽着這衝破夜網的歌聲：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這是岳飛的滿江紅。從這熟悉的歌聲裏面，他聽出什麼激動他心情的東西；他離開樹，走向小道，但是歌

聲又起來了：

「……壯志飢餐胡虜肉，

不由自主，他回頭望着歌唱所在。最後他決心走開，遲了一步，踉踉跄跄，由小道走來一個步履不穩，衣冠不整的中年男子。

〔覺新倒退下來。他認出是克安，很想避開，然而克安筆直奔向他來。〕

克安（醉醺醺的）明軒，芳紋唱的好，你吹的也好。芳紋是我給張碧秀取的別號。你說好不好？

覺新（無可奈何）很好。

克安 我沒有喝醉。你五爸喝醉了，吐了一地，還跌了一交。我向來不會醉的。酒不醉人人自醉。『孤王酒醉桃花宮。』你五爸喝的不賴歹。我一聽就斷定是你吹簫。果不其然。明軒，我有正經事跟你商量。我沒有喝醉酒。我說，明軒，我有你那商場好幾千塊錢股票，你設法給我賣掉一千罷。我要現錢。（機密）我要給我的芳紋立一個小公館。小公館，你明白罷？改天我打發人把股票給你送過來。

覺新 不過就是，打折扣——

克安 打折扣！我才不信！你在商場裏頭辦事多年，你一定有門道高價脫手。我全交給你辦了。（更機密）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修馬路遲早要修到我們這兒來的。大門一定要拆，花園一定要改，這高家公館就不用再想值錢啦。明軒，咱們就十萬八萬的把它賣掉了罷。

覺新 四爸喝醉了。

克安 我沒有醉。我不像你五爸，一醉就吐了一地，一缺錢就拿字畫偷了出去賣。我不幹。明軒，錢根緊，米租收不齊，咱們合夥賣房子罷。做五股兒分，你有兩份兒。就是這個話，明軒，就是這個話。

覺新 四爸喝多了。

克安 我喝的多，可是我不會醉。上品茅台我可以喝一小罇子。我即席贈了芳紋一首詩，還有小蕙芳，我也即席贈了一首，那是——啊，啊，我忘了個乾淨。（穿

過釣臺)我只喝了一小罐子。芳紋,我的寶貝心肝兒,你別走,我要用金子給你打一座小公館,咱爺兒倆一個煙盤過一輩子。

〔他跌跌打打由對面走出。〕

〔覺新的心已經是石頭一樣重,克安的話就像另一塊石頭加在上面。〕

覺新 (追了一步)四爸公館賣不得——

〔他收住步,慢慢走向石墩,拾起他的馬褂。〕

〔覺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上了岸,走上釣臺,在電燈底下站住。〕

覺民 大哥!

覺新 (微微一驚)誰?噢!是二弟。我聽見你在湖心唱滿江紅。

覺民 四爸跟你講的話我全聽見了。

覺新 你老早就上岸了?

覺民 聽見你在吹簫,我就泊了船上來。你吹簫吹的像你把自己什麼也攔了進去。

覺新 四爸有意要賣這所房子。

覺民 由着人糟蹋，倒是索興賣了的好。

覺新 (難受) 嚙！

覺民 丟不開的也就是這個園子。我們不快活的時候，這點子山呀水的總算是我們這多年未散心的好伴兒。

覺新 二弟，這一大家子人也就是你明白我。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孤零了。可是，事情

——我們高家這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二弟，你說怎麼辦？一天一天真夠折磨人的！可是以後怎麼過下去，二弟，你說叫我怎麼過下去？蕙表妹死了大半年，冷清清地攔在蓮花庵，大舅不管，外婆要我催促表妹夫早日安排下葬。還有那可憐的枚表弟，才十七歲，害了一身病，咳嗽，吐血，遺精，出冷汗，不敢對人講，大舅死逼着他在書房唸書。大舅後天就要給他下定，再有一個月就要成親，女家就是你往年逃婚的馮家二小姐，年紀比枚表弟要大好幾歲。大舅要我

幫着照料一切。二弟，我真厭倦！現在可好啦，四爸又鼓勵我出賣公館。二弟，你爲我想，我該怎麼辦？

覺民 你可以撒開手不管。

覺新 我不能夠。

覺民 管不管是人的自由，你不管，沒有人強迫你。

覺新 我是承重孫，長房的長孫。我不管，別人也會尋到我頭上來。

覺民 那麼你贊成出賣公館？

覺新 我反對。

覺民 你那就反對到底。

覺新 這樣一來，他們暗地裏會給我添出好些麻煩。我支不住。我抵不住。我一想到人間的鬼魅伎倆我就心寒。我的心已經不是人世的了，可是人世絲毫不肯把它放鬆。我害怕不爲自己，我想着的只有別人。



覺民 你應當先想到自己。你成天爲別人忙，不見得就真幫得了別人多少忙。你做得到的往往只是連累自己，妨害自己，折磨自己。

覺新 我老早就失掉了自信心。

覺民 可是，小時候你有的是自信心。（覺新表示異議）你不記得嗎？我們弟兄裏頭，爹頂疼你，一家人全頂疼你。並不因爲你是什麼承重孫，是因爲你有本領，讓人人喜愛。只有你，大哥，只有你，你是爹媽的「寧馨兒」。每年分到的節錢你頂多。爹媽出門總帶了你去。親友們結婚，總是你壓轎迎親。有一次爹媽給你新做了一件大團花馬褂，我看了眼紅，哭着不肯讓給你，賴在地上打滾不起來……

覺新 是的。後來你挨了一頓打，馬褂還是讓我穿走了。

覺民 那時候你多神氣，走路挺着胸脯，人人說你有出息，有前程，將來高家的門楣全仗你發揚。

覺新 那時候我有的是志氣。

覺民 那時候你應當驕傲。你在中學是成績最優良的一個好學生，畢業的時候你考第一。你有興趣的功課是理化，記得當時你對我講，你打算到北京或者上海有名的大學深造，你還夢想到德國去留學。

覺新 （感慨系之）多美的夢！

覺民 那時候我們都多羨慕你，都多妬忌你呀！在我們孩子隊裏頭，你是文武雙全的大英雄，表姐妹個個喜歡跟你在一起。就是爺爺，執迷不悟的老學究，看見你在大廳舞劍，也拍着手連聲喊好。你那把劍並不長，是爹特爲給你選的，可

是你舞了起來，全身罩在白光裏頭，一閃一閃，就像一個電球，一顆銀珠在地上旋轉。

覺新 可不是，爺爺說猴子也不及我活潑。

覺民 後來爹去了世，你那時候才不過是二十歲的人，你鼓起勇氣挑起長房的擔

子。可是你還要勇敢，你私下裏給我們訂新雜誌，買新書，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什麼不是你訂給我們看的！靠你辦事的地方和那家賣新書的舖子近，第一批東西總是你先搶到手，你還怕不牢靠，預先在陳老板那邊存好一二百塊錢……那種搶到一本新書，一本新雜誌的快樂！我們多興奮！每天晚晌，我們輪流讀着這些好東西，就是通訊欄也一字一句不肯放過！

覺新 你是什麼也沒有忘掉！

覺民 從前我們背着人只有高興，世界是我們的，我們有的是力量征服這不合理的舊世界，可是現在，大哥，我們小時候崇拜的活典型，你的頭當着人越發低了，背越發彎了，背着人還要糟糕，高談闊論，再見問題研究，下輩子見！聽得見的只是呻吟，只是嘆氣。是什麼讓你變的這樣消沈，大哥，你說，這樣對於人生索然無味？

〔覺新半晌沒有言語，覺民希望能夠燃起他將熄的火焰。遠遠傳來汽笛悠長而尖銳的警告。〕

覺新 (迴避) 電燈要熄了。

覺民 (堅持) 大哥，你應當給自己另外創造一個未來。

覺新 我活夠了，我已經二十七歲不小了。

〔電燈漸漸變了顏色，終於淺淡到什麼光亮也沒有了，釣臺陷入透明的黑暗，星宿的閃爍分外晶明。〕

覺民 (單刀直入) 你還年輕。死神帶不了你走。梅表姐，大嫂，蕙表姐，那些死去的  
女孩子她們個個願意你好好兒活着，像樣兒活着，活着有所作爲。你太多情。  
你簡直是第二個賈寶玉。可是你的世界不是大觀園，你生在一個血淋淋的  
時代。(稍緩) 三弟那篇文章，大哥看了沒有？

覺新 我擔心他已經成了革命黨。

覺民 裏面有一句話你注意到沒有？

覺新 那句話？

覺民 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有一次挖苦一個男人，說了這麼一句話：他是婦女一樣的男人。大哥，你就是那種婦女一樣的男人。

覺新 (刺痛) 二弟！

覺民 大哥！

覺新 (掙扎) 把力量給我！活下去得有力量！(倒在覺民的肩膀，哭了起來) 好兄弟！幫我把力量找回來！

(幕)

第二卷



## 第一景

### 克明的書房。

這不是一間隔開自立的幽靜房間。右牆靠外是一個懸着灰心簾邊布帘的小門，通到寢室，穿過寢室便是飯廳。往裏是兩隻烏木書櫥，裏面放的全是古色古香的線裝書。後牆是一片花格紙窗，下層嵌着玻璃，紙帘捲起一半，迎入早晨十點鐘的溫煦的陽光。窗臺很寬，上面擺着些小巧的盆花。一張書桌正好對着玻璃，陽光斜斜掠過桌面，落在旁邊一張單人沙發上面。一本線裝書放在沙發的扶手。一張烏木靠背椅放在書桌前面。沙發背後是一根柱子，上面掛着一幅窄長的字條，鑲在烏木玻璃框裏面。再往左去，便是通到天井的風門。左牆掛着一幀吳道子的孔聖佩劍圖，巍然而立，幾乎占有全屋。下面靠牆是兩張烏木小椅，夾着一張烏木小几，上面放着一管水煙袋和一份精緻的茶具。

克明站在小門和書櫥之間，他衰老了許多。覺新在書桌前面站着。蘇福站在小几旁邊回話。



克明 (向蘇福) 五老爺沒有開銷高忠?

蘇福 沒有。

克明 (向覺新) 明軒,你扣掉高忠今年端午節的賞錢。

覺新 是,三爸。

克明 金冬心那幅單條你五爸取回來了沒有?

覺新 沒有聽五爸說起。

蘇福 我聽高忠說,唐家不肯。唐老爺回五老爺說,那幅單條已經到了手,就是貼十倍價錢,也追不回來。

克明 (哼了一聲) 太不成話了! (向覺新) 今年送教讀先生的節禮要厚一點。  
覺新 是。

克明 龍先生教書很勤苦。你關照廚房後天午飯多開一桌席,擺在書房裏頭,就讓  
覺英,覺羣和覺世三兄弟陪先生喫飯。

覺新 是。

克明 大姑太太答應端午節來，你叫廚房預備兩桌席，擺在水閣子。

覺新 是。

克明 (向蘇福) 我身子不好，有事你儘管向大少爺回話，沒有事不要亂走動。

蘇福 小的知道。

克明 好。你去罷。

〔蘇福推開風門走出。〕

克明 大姑太太好久不來了，今年還是頭一回。大姑太太端午節只要過的順適，以後也就不難常常走動了。

覺新 我也這樣想。

克明 大姑太太人很正派，我不懂她爲什麼要放女兒上學堂，在外頭四處跑動。

覺新 (失言) 倒是寬一點好。(修正) 琴表妹是很上進的。

克明（看着他）你是說我待淑英太嚴。我曉得你同情那羣野孩子。

覺新（不安）那是——

克明 算啦，那不是你的錯。（踱到孔聖畫像前面）你是一個好人，我是一個好人，我們叔姪全算得上一個孔門的人。可是，你管不住你那些弟兄，我管不住我那些弟兄。（看着覺新）你說，爲什麼？爲什麼你不成，我也不成？這裏面有什麼差池？

〔覺新不能夠回答。克明走近小几，拿起水煙袋。〕

克明 因爲我們是人。人皆有所不忍，就是這個道理。（拔出一根紙捻子，揉着搓着）你五爸也太不像話了。他在居喪期中收房，難怪大姑太太不肯回門。現在更好啦，不管什麼東西都拿出去賣，居然他名下的田產也五十畝八十畝地出脫！

覺新 三爸怎麼知道的？

克明 我知道的還要多！你四爸比他還要可惡，勾着你五爸，想把公館賣掉。

覺新 三爸這個也知道！

克明 是你四爸親自對我講的。（拿起火柴匣，抽出一根火柴，因為生氣，劃了兩三根劃折了）唉！

覺新 三爸讓我劃。

克明 （索興放下煙具）不吸啦。（坐在几旁小椅）我看我們的家運是要完結了。你我是挽救不了的。（絕望之中透出堅定）不過我在一天，我總要撐持一天。

覺新 （感動）三爸對。應該撐持。

克明 你四爸讀書較多，做過一任縣長，想不到也這樣昏，這樣不知道檢點。那天居然把羣仙茶園的戲子接在家裏頭胡鬧，酒席沒有擺在你爺爺的靈堂，真還虧他！

覺新（建議）三爸不妨勸勸他們。

克明 我倒想結結實實教訓他們一頓。（蹙眉）不過談到錢上，談到利上，我做兄

長的也不便干預。家已經分了，按名義說，他們花的是他們自己的錢，賣的是他們自己的東西，我在旁邊規勸，他們又要說我別有用意。還有你那兩位嬌娘，不明事理，推波助瀾，不枝外生節就是好的。（咳嗽）胡氏女範說的好，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輕于割恩，易于修怨。譬如就拿——可不是，陳姨太前天對我講，她想抱一個孫兒，意思是要把我那二孩子抱過去。我讓她同你商量。覺英不成器，將來不見得會有出息，我指望好好教養覺人，大了給我頂門立戶。再說，你知道，我不願意授人以柄，背後笑我貪圖陳姨太那所房子和那一千塊錢的銀行股票。萬一她來和你商量，你就用話替我回掉。

覺新 是，三爸。

克明 四太太昨天找你三嬸，主張把她的六孩子覺世抱給陳姨太。四太太說，覺人

身子不好，我這房人口又少，所以應當在她的孩子裏面挑一個過寄。她走了不久，五太太又來了，說五房現在情形不好，要把喜姑娘新添的孩子抱給陳姨太。我不想管她們的事，由她們自己同陳姨太講去好了。（站起）你看罷，你那兩位嬌娘平日相好，會爲陳姨太抱孫兒這件事鬧翻了臉的。（嘆息，走向書桌）一天活着對付這些瑣碎煩雜的事情，我打心裏起膩。勾心鬥角，強詞奪理，活活像戰國時候那些絕仁蔑義的諸侯。（拾起沙發扶手上的書）這部戰國策，還是你爺爺批點的。我一邊看，一邊想起我在書房唸書的情形。（坐在書桌前面，握着書）你也坐下，用不着這樣拘謹。（把書攤在書桌上）明軒，將來有一天夠你受的。（搖頭）什麼家，這家！

〔一陣脚步的響聲打破他們的沈鬱。翠環拉開風門，匆匆進來。〕

翠環  
老爺，五太太來啦。我去回太太一聲。

〔她把他們勦在驚疑之中，奔向內室。〕

克明 什麼事，這樣驚惶？

〔但是沈氏拉開風門進來，頭髮梳得很光，粉白的臉，不曾塗抹胭脂，一對小眼睛圓睜睜的，兩道畫過  
的寬眉聚在一起，嘴斂的分外小。〕

沈氏 (一臉怒容) 三哥！

克明 (欠身，陪笑) 五弟妹，請坐。

覺新 五嫂。

沈氏 (似應非應) 噯。(指着風門) 三哥，你看！(招呼外邊的人) 死東西，進來呀！

〔春蘭跨進門限。她低着頭，頭髮蓬亂，一根辮子散了一半，紅頭繩長長地拖着。〕

沈氏 (捧起春蘭的頭) 三哥，你看！

〔春蘭的臉仰了起來，黃一塊，紅一塊，半邊臉頰浮腫着。〕

克明 五弟妹，是怎麼一回事？

沈氏 (冷笑) 三哥難道還不曉得？(沉下臉，決然) 這是老四幹的好事！

克明 (驚愕) 覺英! 他不是在書房跟先生唸書?

沈氏 (輕蔑) 唸書? 他幾時好好唸書來的? (一屁股坐在几旁小椅) 他把全個兒公館都要翻過來了, 只有你三哥一個人朦在鼓裏頭。

克明 (左手緊緊壓着那本戰國策) 五弟妹, 你這是什麼話?

沈氏 (帶着一種復仇似的愉快) 什麼話? 你教出來的好兒子, 你自己明白。

克明 (氣悶已極, 向內呼喚) 湯嫂! 王嫂! 翠環! (恨恨) 這些死人!

沈氏 三哥, 生氣沒有用, 你用不着生氣, 聽我一五一十講給你聽。春蘭好端端走過花園月洞門, 從假山後頭冷不防就跳出你那寶貝兒子跟老五, 不三不四地拉住她調戲。春蘭才一叫喚, 你那寶貝兒子就動手打她, 幸好是三姑娘聽見了過來拉開。就是這樣, 你那寶貝兒子還不饒, 衝着春蘭吵天吵地罵。虧了三姑娘在當中攔住, 不然的話, 天曉得今天要出什麼亂子!

〔翠環在她說話之間進來。〕



克明（回過頭看見她）翠環，你快去喊四少爺五少爺來，還有三小姐也喊來，喊他們馬上來！

〔翠環應了一聲，走向風門，經過覺新的時候，想開口又把話咽了下去。〕

克明 會有這種事！簡直造了反！等我問個明白！

沈氏 說的是！請你三哥問個明白，想個辦法，不然的話，我怎麼還敢用丫頭？

克明 五弟妹，我知道。

覺新 五嬸，三爸身子不好，你就少說一句也好。

沈氏（剜了他一眼）三爸不缺你這孝順兒子！

〔覺新討了一個無趣，心想裏面牽涉淑華，不如一走了之。〕

克明 明軒，你不要走，你就留在這兒。

覺新（折回）三爸，我不走。

〔張氏梳洗完畢，一臉朝氣，從內室進來，她是頗長的，臉也有些長，和低矮的沈氏一比，她的舉止大方。〕

而又雅靜。

張氏 三老爺，什麼事你這樣生氣？（向沈氏）五弟妹好。（向覺新）大少爺好。

克明 （自言自語）有這種事！（向覺新）龍先生這麼早放他們在外頭撒野！

〔覺新不好置答。張氏看了春蘭一眼，走向克明。〕

張氏 三老爺，究竟什麼事？

克明 （看着她，氣惱）還不是爲了覺英這個不爭氣的東西！他簡直把我……

〔他喘了上來，低下頭，咳嗽着。〕

張氏 （給他捶背，勸慰）覺英不好，也犯不着這樣生氣，毀壞自己的身子。等他來，

教訓他一頓就是啦。

覺新 三嬸說得是。四弟年紀輕，不懂事，等會兒教訓他一頓就是了。一件小事，三爸

不必這樣動氣。

沈氏 （冷笑）一件小事？

〔張氏和覺新全看着她，然後默不作聲，把視線轉向風門。〕

〔覺羣跑進來，看見房裏的情形，楞在一旁，笑容不見了，大嘴微微張開，門牙露着一個缺口。〕

覺新 五弟，你四哥呢？他怎麼不同你一塊兒來？

覺羣 （羞澀）四哥在後面。他走得慢。

克明 這畜牲還要慢慢走來了！一定要結結實實地捶他一頓。

〔他的聲勢把覺羣嚇在春蘭旁邊。〕

沈氏 （向覺羣）老五，你說，是不是你跟你四哥調戲春蘭來的？

覺羣 （惶張了，想往旁的地方躲，但是沒有地方好躲）不是，不是我，是四哥，他一個人，沒有我，三姐看見的！

春蘭 （憤恨）不是你！不是你！你先動手，你先摸我的臉，你揪住我的辮子捶我，你還說五老爺跟喜兒鬧，剩下春蘭有什麼不好鬧的？

覺羣 （紅着臉抵賴）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冤枉人，不得好死！

春蘭（又氣又急）五少爺，我冤枉你，我不得好死！那個賴，那個也不得好死！

覺新（阻止她咒罵）春蘭！

沈氏（命令）春蘭，你說，你儘管說，現在你索興說個明白，讓大家曉得誰是誰非。

春蘭（接受主婦的鼓舞）三小姐親眼看見的，等會兒問三小姐就知道，反正我

沒有一句假話。

〔一個人影在風門外面閃動着，踉蹌着，但是克明的眼睛盯住風門，逃不出他的注意。〕

克明（沈着臉，沈着氣）進來！

〔覺英硬着頭皮往裏捱躑。〕

克明（依然不發作）你過來。

〔張氏的臉發白了。大家避住呼吸，望着克明。覺英一步一步向前移動。〕

克明（筆直看着覺英，聲音不高，猶笑）你幹下的好事！你這樣愛學下流！

覺英（辯護）不是我，是五弟。

覺羣（情急，插嘴嚷着）你騙人！明明是你！我沒有打她的臉！

克明（向覺英）你還要賴！（順手一個巴掌）你幹了好事還不承認！

覺英（慢慢摸着被打的臉頰，發出哭聲）我沒有，我沒有！他們冤枉我！

沈氏（愚蠢地譏諷）老四，我告訴你，你要學你五爸，還早着哪！說說看，你今年才

幾歲？

〔沒有人理她。她咧着嘴笑。〕

〔翠環拉開風門，讓進淑華。看見這個重要的證人，每人一種表情。〕

沈氏（搶先）三姑娘，真人面前別說假話，你說，是不是你看見老四老五纏住春

蘭胡鬧，你過去把春蘭拉開的？

〔淑華往前走了一步，不願覺新焦急的目光，也不願翠環在旁邊揪她的衣襟。〕

張氏（含着希望，懇求和公正）三姑娘，你說，你說。

覺新（幾乎哀求）三妹！

克明 淑華，你照直說。

淑華 (簡捷，唯恐有人打斷她的話) 三爸，三嬸，我在房裏正跟綺霞泡雄黃酒，就

聽見春蘭在月洞門那邊哭喊，同時就聽見五弟一邊吓唬她，一邊喊叫四弟幫忙。我跑出去勸架，他們不但不聽我的好話，反而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揪住春蘭亂踢亂打。後來是我生了氣，硬把春蘭拉開，四弟看見我放走了春蘭，怎麼也不肯答應我，我沒有理他就走開了。

(大家靜靜由她講下去。她最後幾句話，克明僅僅聽見斷斷續續幾個字，不會抓住它們的意思，希望破滅了，眼前一片黑暗。在這黑暗之中，閃動着沈氏一對復仇的嘲弄的豚眼。他覺得心在悸跳，痰往上湧。他不立即責罵覺英，眼珠上翻，面色發青。

(覺英越發恐懼，不知所措，身子顫抖着。覺羣和木偶一樣呆呆地立着。他們連回駁的意向都失掉了。淑華無情的報告把痛苦帶給張氏，但是她丈夫的情況引起她的憂慮。

張氏 三老爺，你怎麼啦？

〔克明喘着氣，不回答。張氏絕望的目光是淑華得到的酬勞。淑華開始感到恍惚。〕

覺新（憐愍和杞憂讓他發出責備的口吻）三妹，你還站在這兒做什麼？你還沒

有看夠三爸的樣子？

淑華（反抗）我說的是實情。

〔克明向淑華揮了揮手，她明白她的任務終了，他不復需要她在場，便輕輕退了回去。〕

張氏（重複）三老爺，你覺得怎麼樣？

克明（咬牙切齒）氣死我啦！（轉向翠環）翠環，你把板子給我拿來。

〔翠環應了一聲，並不走動，望着張氏。〕

克明（申斥）你怎麼不去快給我拿來！

〔翠環不敢稽遲了，應了一聲，走向內室。〕

張氏 三老爺，你的身子要緊。

克明（訶罵覺英）你這畜牲！我還以為你好好兒在書房裏頭唸書，想不到你逃

學出來幹這種下流事情。你不聽話，你不學好，你不讀書，你要做什麼？你想造反，是不是？我要打死你，打死你這種不肖的畜牲！

〔他的頭似乎要爆裂了。瞥見門帘掀動，翠環拿着竹板進來，他顛威威地站起。〕

克明（搶也似地接過竹板）給我！

覺英（撲通跪倒）爹，不要打我，我下回不敢了！

〔克明掄起竹板打了下去。彷彿被宰割的豬羊，覺英大聲哭叫。〕

〔覺羣趁亂逃了出去。〕

張氏（不敢勸阻，轉向沈氏）五弟妹，你請回去。三哥已經在打老四，他以後天膽也不敢再跟你房裏的丫頭淘氣。你儘管放心好了。坐了這大半天，你也該累了。

沈氏（假笑）也好。三嫂對不住，吵了你們一早晨。不過老四也鬧得太不成話了，打他一頓，叫他也知道知道好歹。現在這才十五六歲，將來長大了還了得要



是不早點兒管教，像去年二姑娘的事可就糟了。

〔這隻暗箭格外傷害克明。他忍住沒有還口。他哼了一聲，倒在沙發上面。〕

張氏（謙虛而憎恨）五弟妹，多謝你這番好意。不過，公館這樣大，孩子們一天東

跑西跑，我們有顧不到的地方，還要請你替我們照管照管。

沈氏 啊！老四那種作爲，我怎麼管得了？他不鬧到我身上，就算我運氣了。（收起

笑容，轉向春蘭）春蘭，楞在這兒做什麼，跟我走罷。

張氏（追問）五弟妹，你現在不到四嫂那邊去？

沈氏（回頭）我——我——（張氏似笑似怒的面貌決定她的意向）我這就

去。你有什麼事嗎？

張氏 請你順便告訴四嫂一聲，老四已經挨過打啦。

沈氏 好，三嫂。

〔她帶着春蘭走出。〕

張氏（轉身，望着靠在沙發上的丈夫）擦得這麼白，真是一臉的好臣相！（轉向書櫥旁邊的翠環）翠環，你快去看看，五太太是不是去了四太太那邊。

克明（阻止）翠環不要去。（向張氏）三太太，她搗什麼鬼，由她去。

張氏 她跟四太太好，我倒要看她怎麼樣對付覺羣。

克明 全是覺英不好，不替我爭氣。（轉向覺英）都是你這畜牲，給爹媽丟臉！從前你養鴿子，捉蟋蟀，現在越鬧越不成話了。你是不是要學你五爸的榜樣？

〔他舉起竹板要繼續打下去。張氏在旁邊拖住他的手。〕

張氏 三老爺！

覺新（橫在他們父子之間）三爸，夠了，將息將息罷。

克明（掙扎）你們不要攔擋我。

張氏 孩子應該管，可是你的身子也要緊。

〔經他們一勸阻，克明的怒氣漸漸發洩掉，手一鬆，竹板落在地上。他精疲力竭地倒向沙發的靠背。〕

張氏（俯下頭）三老爺，你那兒難受嗎？（克明搖頭）你怕真是太累啦。你進去躺

一躺怎麼樣？

克明（低沉）我不。

張氏（向翠環）翠環，去給老爺倒一杯濃茶來。

〔翠環應了一聲，走進內室。〕

張氏（含着眼淚）三老爺，你就放老四出去罷，他也得到教訓了。

克明（看着她，然後看着抽噎的覺英，低沉）也好。（直起身子，向覺新）明軒，你把四弟帶到書房，去對龍先生講，我問候他，請他嚴加管教，覺英讀書，不准他亂出書房門。你四弟不聽話，龍先生儘管打。過一天，我削一根寬板子送過去。

覺新 是，三爸。

克明 過節也不許你四弟出來。就叫他在書房陪先生喫飯。

覺新（巴不得脫身）是，是。

（他連忙去拉翠英，但是，覺英同樣歡迎父親的吩咐，不等人來拉，就從地上爬起來，誰也不看，低下頭跟着覺新走出。

〔克明咳嗽着，張氏坐在沙發扶手爲他捶背。

〔翠環端着一杯熱茶進來。克明喝了兩三口，精神漸漸恢復，心情漸漸平靜。翠環拾起竹板，回到內室。

〔克明把茶杯放在書桌上，左手握住張氏一隻手。張氏想抽出手來。

克明（懇求）你不要走，就在這兒陪我一會兒。

張氏你放開，別人會來看見的。

克明（不肯放手）我要你在這兒陪我。我悶得很。

張氏（一種非言語所能表達的情感喚醒她的青春，語調好像對付一個小孩子）我在這兒陪你就是了，你放開我的手。

克明（似乎不會聽見，只顧說自己的話）四孩子將來不會有出息。五孩子也應該好好兒管教。孩子們全不上進。就是四弟五弟，小時候還不就這麼壞。

張氏 三老爺，你何苦還想着這些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五不是你的兒子，你多

管只會給你自已添麻煩，傷了一家人的和氣，害了自己的身子。

克明 你女人家不懂得。老五雖說不是我生的，究竟是高家的子弟。我不要去高家  
由我手裏敗落。

張氏 (懇切) 你這人也太熱腸了。高家不是你一個人的。五弟把田賣了，你要生氣；四弟捧戲子，你要生氣；姪兒們不學好，你也要生氣。你是一個人，你一個人怎麼管得了這麼許多人？這麼許多事？現在也不比爹爹活着的時候，他們暗地裏就不服你。

克明 (放鬆她的手) 還不是因為爹不在，我做哥哥的才應名兒管事。我不爲自己，我只要他們學好，爲高家增光。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這樣厭忌我。(想了想，帶着確然的自信心) 我不會做過一件錯事。我沒有走過一回歪路。我問心無愧。

張氏（打岔）你進去躺躺不好嗎？要不然就吩咐廚房開飯。

克明 我不想休息，也不想喫飯。

張氏 三老爺，你到底怎麼啦？

（她伸手摸他的前額，覺得不怎麼燙，正要縮回手，他握住她的手，拿下來放在心口。她由他這樣做。

克明（低柔）三太太。

張氏（露出笑容）噯。

克明（看着她，好像等候什麼）你嫁給我也有十九年了。你總該比別人懂得我。你說我不是正人君子，是不是好人？

張氏 那你還用問？

克明（憤懣）可是爲什麼就單單我一個人遇到這些掃臉的事情？二女兒偷偷跑到上海。四孩子又這樣不爭氣。兄弟們全不上進。這就是我一生爲人正直的報酬。（放開她的手，她不收回去，他輕輕拍着）這就是爹和我的報酬。

張氏 三老爺，好人總有好報的。

克明 （露出疲倦的微笑，一線微光在他前面顫動）是的。也就是你關心我。你永遠留在我的身邊。

（張氏的心越發柔了。一段很遠很遠的記憶活了起來。她看着他憔悴的頭臉，彷彿夢幻，一個年輕的美男子替代了這未老先衰的病人。然後，一種習慣的禮教思想閃過她的思潮，她移開視線，看着旁邊的地面。

張氏 （動情）三老爺，你記不得，十九年前，我來到你家只有三個月的時候，你對我講，我們兩個是一個人，你離不了我，我離不了你，你說，只要我在你的身邊，你就不會灰心？你還說了許多許多讓我感激你的話。

克明 （同樣墜入夢境，迂徐地）我還記得。以後我們就慢慢地分開了。我不記得怎麼樣就到了這步田地。

張氏 你跟我頂要好的時候，是生二女兒前後那幾年，後來有了四孩子，你到京城

去引見，慢慢你忙着你的公事，就不大理我了。

〔克明用力握着她的手。十來年的平淡單調的生活在他們的眼邊鋪開。他們似乎聽見一個小女孩子在叫喚，似乎看見她在往高裏長大，那張秀麗的瓜子臉和那對水汪汪的鳳眼似遠似近地向他們招展。〕

張氏 有一年二女兒害大病，你比什麼人也急……（含着眼淚）三老爺，我求你一件事，你答應我這件事。

克明 你說好了，我會答應你的。

張氏 （有了勇氣）就是二女兒。她雖說走的不應該，可是想想看，年輕輕一個人流落在上海，一定很可憐。她是我們頭一個孩子。她落下地來，你時刻不離地抱着她。有一回她撒了你一新官袍子尿，我打她，你把她抱開了哄她……那時候是你我頂快樂的時候。

克明 （沉吟）二女兒麼——



〔翠環站在內室門口。〕

翠環 老爺，太太，飯開好啦。

張氏 （不高興）知道啦。

〔翠環退回內室。〕

〔夢碎了，這對老夫妻重新跌入現實。〕

克明 （撫着下頷，搖搖頭）我不能夠。（站起來）我不能夠打自己的嘴巴。（慢慢走向風門）從前是從前。如今是如今。在我看來，二女兒已經死了。

張氏 （站起來，絕望地呼籲）三老爺！

克明 （她的聲音讓他扭回頭）不過，你可以，你可以跟她通信，你可以幫她忙。

張氏 （嘆息）三老爺！你——你太——

克明 （聲音裏頭含着無限的悽涼）我不會久於人世的。到了那時候，你把二女兒叫回來，好好兒守着你過活。

張氏 (拭着眼淚) 就喫飯了, 你去做什麼?

克明 (推開風門, 扶住門框, 向外張望) 我聽見鳥叫喚。我心口覺得壓的幌。我想曬曬太陽。我想看看花。我想聽聽鳥叫喚。

(張氏的淚眼望着他的背影)

(幕)

## 第二景

### 花園的水閣。

水閣一排共是三大間，這是中間的正廳。舞臺上的後牆其實是它的前臉，一排又寬又高的隔扇門，粉紙裱糊，上半是花格窗，下半是影花版，當中兩扇向裏推開，觀衆可以望見兩三株叢菁的玉蘭樹，一個孤另另立在湖邊的太湖石和天邊一些倒垂的楊柳。關着的隔扇門底下，各自放着四隻小凳。兩個角落一邊一盆梔子花。左右兩牆開着一個小門，通到兩旁的側廳。各自掛着一個精緻的竹簾。貼着左右兩牆，兩隻紅木太師椅夾着一隻紅木方几。牆上掛着清末名家的字畫。一切是對稱的。甚至於臨時佈置的兩桌酒席，平分廳心，各自帶着四隻小凳。檯面聚在角落，因爲不到開飯的時間，不曾分開擺好。茶具放在兩旁方几上面。菖蒲和陳艾靜靜地懸垂在兩邊的門柱。

覺新站在一隻方桌旁邊佈置。袁成由右側廳進來。

覺新 袁成，回頭開飯的時候，你關照何嫂、王嫂，全到水閣子伺候。三老爺子身子不好，也許不到花園用飯來了。要是不來的話，你就叫湯嫂留在那邊照料。這邊有綺霞、翠環和春蘭三個人相幫，想來也就夠用了。

袁成 倩兒看樣子起不來了。

覺新 四太太沒有爲她請醫生嗎？

袁成 (不覺露出輕蔑的神情) 醫生？四太太到現在一劑藥也沒有叫人替她抓過。那天四老爺說了一句給倩兒請羅醫生看看罷，四太太就說：『好！我曉得你看上了那小監視戶！你想等她病好了收房，那叫辦不到！』四太太這麼一發話，更沒有人敢提起請醫生這回事了。

覺新 就攔下去也不是事。

袁成 一個做丫頭的，死了就死了，破蓆一包，四太太趕明兒再買一個新的，也就算  
了。

〔覺新默然。他預備出去，淑華打扮的像一朵花迎面跑來。〕

淑華 大哥，我看見五嬸一個人往這邊走過來，說不定是找四妹，你可千萬別叫她

把四妹找了去。今天大家過節，我要四妹快活一天。

覺新 (點點頭，轉向袁成) 袁成，你去看一下書房的檯面擺好了沒有。

袁成 是，大少爺。

〔袁成由正門走出。〕

覺新 三妹，我也求你一件事，今天大家過節，你可千萬別給我招惹是非。大姑媽今年還是頭一回來，我們不能夠叫老人家一趟比一趟反感深。

淑華 讓大姑媽起反感的，大哥，永遠不會是我。你這話應當對別人講才是。(順手撕下門柱上面一片艾葉) 出了事有我，也用不着你擔當。

覺新 (笑) 你這孩子，嘴動手也動！

淑華 (做了一個怪臉) 我戴在身上可以辟邪。我們公館裏頭妖怪太多了。

覺新（老實人）什麼妖怪？

淑華 五毒以外的一毒。第六毒，有個怪名堂，叫做人。

覺新 你這孩子真調皮。（慎重）回頭當着大姑媽，你可不許胡言亂語。

淑華 大姑媽頂不會生我的氣，就是生氣，我知道也是假的。（鄭重）倒是五嬖你得當心。五嬖方才一個人穿出松林，嘴裏唧哩咕嚕的，頭髮沒有梳，臉也沒有撲粉，樣子怪可怕的。（向外瞭望）五嬖來了！（奔向左側廳）我不高興見她。記住別叫五嬖找四妹！

〔她奔入左側廳。〕

〔但是進來的是跑着的覺世，不先是沈氏。額頭塗着雄黃，鈕絆掛着一串辟邪的紅香包，新綢袍，小馬

甲，一雙虎頭鞋，腳上塗着胭脂和粉。

覺新 你跑什麼？

覺世 大哥，我怕。

覺新 怕什麼？

覺世 我從五嬸旁邊走，五嬸罵我。

覺新 罵你？

覺世 她罵了我好幾句。我沒有招她生氣。我媽又跟她好。

覺新 你到書房給龍先生拜過節沒有？

覺世 拜過了。（東張西望）我媽呢？我媽跟我奶奶在一起，說是也到花園來了。

覺新 （懵懂）你奶奶？

覺世 就是陳姨太呀！她抱我做孫子，給了我好些糖，好些新衣服，跟我媽好的了不得。媽叫我喊她奶奶，說陳姨太的錢趕明兒全給我。你沒有看見她們？

覺新 她們沒有到這兒來。

覺世 我要奶奶喫過飯帶我看戲去！（向外張望）五嬸來啦！

〔他躡身蹣了出去。〕

了。  
〔覺新非常憂恐地等着沈氏進來。他希望能夠準備一下自己，好好把她應付走，但是她很快就進來了。〕

覺新 五孀。

沈氏 大少爺，我這一房算是完啦！大少爺，你評評看，陳姨太抱孫應該抱那一房的孩子。我沒有兒子，可是喜姑娘才給你五爸養了一個，我跟喜姑娘合不來，可是兒子總是你五爸的，總是我們五房的。五房頂窮，爲什麼不抱五房的孩子，大少爺，照你五爸那樣鬧下去，五房有一天連塊瓦片兒也留不住的。

覺新 五孀請坐。

沈氏 做女人做到我這兒，算是做盡啦。娘家只有一個哥哥，後半輩子就想來一個兒子做靠山，可是老天爺苛刻，一個也不給。喜姑娘的兒子怎麼好算得了我的？隔着肚皮兩條心。爲什麼我就不生男孩子？爲什麼淑貞偏偏是一個女孩？老天爺待我爲什麼就這樣不公道？大少爺，我心口這點兒氣平不下去。



覺新 五嬸坐下講。

沈氏 這就是我的命。自己的陪房丫頭，讓男人收了房也罷，好端端的也會跟我作對，一天攛掇你五爸跟我吵嘴打架。我什麼地方對不住喜兒，這小「監視戶」收了房就這樣心狠，這樣忘恩負義？

覺新 五嬸先回去，有話改天講。

沈氏 現在倒好啦，索興你四嬸也在暗裏作弄我！銀子我見過整箱的，金子我也經過手，我打心裏就沒有看得起陳姨太那幾個臭錢。還不是你四嬸獻慫，對我講，陳姨太想抱三老爺的七孩子，五房頂窮，憑什麼單單抱他三老爺那三房？她叫我跟三老爺鬧。她叫我跟陳姨太說。她叫我向你提。我滿心滿意以為你四嬸向着我，那兒知道陳姨太抱的就是你四嬸自己的孩子！你四嬸有的是私房錢，我曉得她跟陳姨太都有錢交給你存在商場喫利息。其實抱誰就抱誰好啦，反正我自己沒有養過男孩子，爲什麼先要作弄我一齣，叫我露臉

丟醜，事後讓我汗毛打根兒裏寒起？我幾時做下對不起你四嬸的事？她這樣心毒手辣，欺負我這實心眼兒的老實頭？

〔覺新感到非常窘迫，袁成由外面進來。〕

袁成 大少爺，大姑太太跟琴小姐來啦。這時候在大太太屋裏講話。

覺新 好極了！我這就來。

袁成 大姑太太像就要到三老爺那兒看病。

覺新 你跟我一塊兒到三老爺那邊去。

袁成 是。

〔袁成隨着覺新走出。〕

〔沈氏一個人留在大廳，得不到人世的同情，她覺得委屈，孤獨，氣悶；她跌在門旁小凳上面，靜靜哭了。〕

起來。

沈氏 我到什麼地方說理去？這世上還容得下好人活着（忽然跳起）我要報仇！

我要報仇！我得出這口氣（呼喚）春蘭！春蘭！這死丫頭一清早兒就不在屋子，跟在別人屁股後頭忙着過節（呼喚）淑貞！淑貞！你也躲的不見一個影子！你們巴着過節，看你們過得成節！我要捶死你們！我要拿雞毛撻子抽死你們！（呼喚）春蘭！淑貞！

〔她一直喊了出去。〕

〔淑華從左側廳的竹簾裏面探出頭，看見沈氏不在，跑到隔扇門邊向外張望。最後放心了，她大聲向左側廳呼喚。她拿着一把團扇。〕

淑華 四妹！你出來，你媽走啦！

〔淑貞從裏面走出，臉色慘白，不飾脂粉，眼睛微微浮腫，絲毫看不出過節的樣子。〕

淑貞（擔着心思）三姐，我還是回去罷。媽在喊我。

淑華 今天過節，我要把你在我身邊扣一天。你媽就是怪你，我也有話迴護。大家都快樂，我不能夠叫你一個人悶在屋裏受罪。

淑貞（在方桌旁邊坐下）跟我媽是沒有理好講的。

淑華好，那你就用不着跟她講理。

淑貞三姐，你不懂。

淑華懂也好，不懂也好，我覺得冤有頭，債有主，大人們不應當單拿孩子做墊腳。你太軟弱，四妹。小時候就這樣挨罵挨打，大了你嫁給人該怎麼着？

淑貞我不會嫁人的。

淑華你想學二姐（淑貞不言語）在出嫁前逃走？

淑貞我不會等到那一天的。

淑華爲什麼不？

淑貞（邊疑）我覺得我不會——我活不到那一天的。

淑華四妹，你會活到老的。你的辮子沒有梳好，讓我幫你理理齊。（站在她後面，用手幫她整理髮辮）我一定幫你忙。我們沒有一個忘的了你。四妹，你才十四

歲，想想看！才十四歲！日子長着哪！

淑貞（感傷地）長着哪！

淑華 理好啦，四妹。（走開）四妹，快活着點兒罷。

〔淑華橫身馬坐在門限，背倚着隔扇門，一脚在外，一脚在內，斜望着外邊的風景。淑貞嘆息。〕

淑華 清早一陣雨，襯得花草更鮮妍了。（詫異）四妹，你說什麼？

淑貞 我沒有說什麼。（半晌）三姐，你真要進學堂嗎？

淑華 沒有人攔得住我。你說到外面上學不好嗎？

淑貞 好。（又嘆息）你一走，就剩下我一個人留在家裏了。大嫂死了，二姐走了，姐

妹一天一天少了起來。琴姐有一天說不定也要到上海去，你說不嗎？

淑華 那要看二哥怎麼決定。

淑貞 二哥有一天會帶琴姐走的。你上了學，有一天也會走的。你們都要走，走到那老遠老遠的地方。（過來站在淑華旁邊）爲什麼人一上學，就要奔那些地

方去呢？上海北京那兒有什麼好東西，會把你們一個一個吸引過去呢？我呀，就是這花園，我喜歡在裏頭玩，可是我又覺得它不像有我的份兒。

淑華（仰起頭）四妹，有你的份兒。人人有份兒。

淑貞 你們全走了以後，就是這花園，對我也像多餘了。三姐，你們全有享福的那一天。我不要享福，我只要安靜，像井水那樣安靜，像死水那樣安靜，一點風波也沒有，一點陽光也不見，什麼也不長，就是安靜……

淑華 你聽，今年蟬來的早，已經知地叫喚起來了。

淑貞 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三姐，你說，那不好嗎？

淑華（握住她的手）四妹，爲什麼你要那樣想？來到這兒，讓我好好兒同你講。

（拉她坐在門限，背向觀衆）五嬸打你，罵你，是不是？那算得了什麼？她就是你這麼一個女兒，她有一天會後悔的。五爸不正經，不把你當人，是不是？那算得了什麼？你有我們，我們這些哥哥姐姐不會看着你受苦不管的。四妹，你受

苦也不會受久的。你看罷，咱們這高家公館有一天會拆的，這一天也就快了。高家公館一拆，我就自由了。（淑貞搖頭）好端端的你又哭了！（淑貞搖頭）沒有哭那就好。能快活就快活。難道誰還死盯着誰一輩子？你看，六弟跑過來了！他今天頂快活。

〔淑貞忽然急忙站起。〕

淑華（奇怪）你怎麼啦？

淑貞 陳姨太，還有四嬸。

淑華 一對兒妖精。別害怕，過來的時候招呼她們一聲就是了。

〔陳姨太在外面呼喚：「老六，你別跑！當心摔跤！」覺世跑到淑貞面前站住。他脫了小馬甲，拿在手裏。〕

覺世（向淑貞）四姐，我聽見你媽在叫你！（向淑華）三姐，奶奶喫過飯帶我看

戲去！

〔陳姨太趕了過來。她說話的時候，王氏也隨着走來。兩個女人一樣的高身材，一樣的瘦臉，不過陳姨

太的額骨沒有王氏的高，而臉却比王氏長。穿的全是新衣服，王氏比陳姨太還多着一朵紙花。

〔淑華依然坐在門限，不曾站起。她和淑貞輕輕地喊了一聲：「陳姨太。」〕

陳姨太（向覺世）你跟誰說話？哦！四姑娘！地上坐的是——喲！三姑娘！（向淑華）

你怎麼坐在門口地上呀？給底下人看見，怕不相宜罷。（轉向進來的王氏）

四太太，你說對不對？

王氏（譏訕）那有什麼要緊？三姑娘是素來大方慣了的。人家小姐才不在乎這

個哪。你這樣大驚小怪，三姑娘會笑我們古板的。

淑華（忍耐）天氣熱，坐在這兒風涼。沒有人看見的。

陳姨太（故意爲難）沒有人看見？花園裏頭多多少少總有幾個人來往。今天過

節，還免得了你三爺四爺要是看見了，一定怪你沒有規矩。

淑華（忽然站起）我們公館裏頭沒有規矩的事有的是，這點芝麻大的小事算

得了什麼？三爺他們連大事都管不清楚，恐怕也分不出工夫來管這些閒賬！



〔陳姨太氣得說不出話來。〕

王氏（替陳姨太發話）三姑娘，你好大的口氣！我們公館裏頭有什麼不規矩的事，你四爸他們管不清楚，倒要請你數上幾件聽聽。（向陳姨太）陳姨太，我們到裏頭坐坐，也好聽三姑娘從頭到尾細講一遍。

〔她和陳姨太走向右邊的太師椅，氣咻咻地坐下來。〕

陳姨太（向覺世）老六，你來！

〔覺世向淑華做了一個怪臉，奔向陳姨太，靠住她膝蓋。〕

王氏 三姑娘，請講。

〔淑貞這時候已經走到淑華旁邊，私下裏推她，用哀求的眼光看她，要她不再和她們鬥嘴。〕

淑華（接受挑戰）公館裏頭的事，我一個姑娘家也不好出口。好在四嬸有眼睛，

不會看不見。四爸看不見或許是真的。本來嚙，我們就難得在公館裏頭碰見他。大哥有一天在新發祥碰見四爸給張碧秀買衣料，一買就買了百十來塊。

錢，還當是給四嬸買的哪！四爸在外頭那麼忙，會管家裏頭這點兒小事？沒有！

〔王氏放下臉，顯得分外長，但是她僅僅哼了一聲。〕

陳姨太 你說話要有分寸。你怎麼能夠隨便說你四爸的壞話？他是你的長輩，只有他說你，沒有你說他的道理！你也十七八了，未必這點兒禮節都不懂！

淑華 （冷笑）陳姨太，你這話從那兒說起？我沒有說四爸一句壞話。他給張碧秀

買衣料，真有這回事，公館裏頭誰不知道？他請張碧秀在這兒喫飯，四嬸親眼看見的，陳姨太也閃在假山後頭看來的。難道這些事到了我嘴，就全變成了壞事？（搖着團扇，故意反問淑華）四妹，你說，我什麼時候講四爸壞話來的？

〔淑華嚇得往後退。〕

王氏 （厲聲）壞事不壞事，也輪不到你做姪女的管教！（向陳姨太）你犯不上同這種不懂禮節的人講道理！她能夠把人氣死！

淑華 四嬸，爺爺喪服未滿，就把唱小旦的接到家裏頭喫酒作樂，這是不是禮節？

王氏 三姑娘，你這些話同你四爸說去。你不把長輩放在眼裏，看我敢不敢告訴你媽，要她好好兒教訓你一頓！

陳姨太 (附和) 一定要告訴太太，不打她一頓，簡直太不成家教了。

淑華 (搶白) 陳姨太，你是有名見的害人精，我不像大哥那樣好欺負，我是什麼也不怕！

〔覺民忽然出現了。他遠遠就聽見她們吵鬧，唯恐淑華喫虧，他趕來保護。〕

覺民 (在門外，向淑華) 三妹，你同陳姨太她們吵什麼？我們到前頭看大姑媽去。

王氏 (氣汹汹地喊住) 老二！

〔覺民應了一聲，站住等她發話。〕

王氏 你有沒有聽見你三妹方才講的那些話？她連我，連你四爸，連陳姨太都罵到了。可真不得了！簡直要封王了！我們做長輩的還沒有罵她，她倒罵起我們來

了。這是你媽教出來的好女兒，我不同她計較，我要問問你媽，問問你大哥，高家有沒有這種規矩。

覺民（淡然）我也不懂得什麼規矩。四嬸還是問媽去好啦。

陳姨太 二少爺，你是明白事理的人，我問你，三姑娘罵我是害人精，我倒要請教，我害過什麼人，什麼時候我變成了害人精的？你爺爺在世的時候沒有罵過我一句。三姑娘是什麼人，她配罵我？我一定要找你媽問個明白。

覺民（跨進門限）陳姨太，我只有這麼一句話。一個人要想別人尊敬，一定得做出事來讓人尊敬。長輩也好，小輩也好，第一做人得像人，儘管擺長輩的架子，再擺也嚇不倒人。（稍緩）這話是我說的，看誰能夠把我怎麼樣。

〔大家看着他，陳姨太和王氏漲紅了臉，淑華一臉的歡悅，淑貞恐懼而又崇拜地縮在一邊。〕

王氏（氣得坐立不穩）陳姨太，這兒不是講理的地方，我們找大太太去！

陳姨太（同樣）找大太太去！找大太太去！

王氏（尋找）覺世！

〔他早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由右側廳門跑出。〕

陳姨太（呼喚）老六！

〔翠環由外跑進來。〕

翠環（氣喘喘的）大姑太太來啦！

王氏 來得好！讓大姑太太看看這娘家還成個什麼樣子！

陳姨太 讓大姑太太看看這些小輩多懂規矩！

翠環（茫然，低聲向淑華）三小姐，出了什麼事？

淑華 你不用問，讓大姑媽看看我們這些長輩的原形！

陳姨太 三姑娘！你罵誰？

淑華（揚起頭）我說的，害人精，原形，看誰把我怎麼樣！

淑貞（窘急）大姑媽來啦！

〔果然張氏陪着張姑太太來在門限。誰也不言語，等着她們進來。〕

覺民 大姑媽好。

張姑太太 三少爺你好。

淑華 大姑媽好。

張姑太太 三姑娘你好。

淑貞 大姑媽好。

張姑太太 〔在她面前站住〕我的好孩子，大半年不見你，你更瘦啦！

〔覺民和淑華一同招呼張氏。張氏擔着心思還禮。她讓張姑太太往裏走。〕

張姑太太 〔發見王氏和陳姨太〕噢！原來四太太和陳姨太也在這兒！你們都好！

王氏 〔委屈似地回應〕姑太太好。

陳姨太 〔同樣〕姑太太好。

張氏 〔不安〕姑太太這邊坐。〔她把張姑太太讓到左邊太師椅〕四弟妹坐。陳

姨太坐。

〔王氏和陳姨太帶着一肚子怨氣，重新就坐。〕

淑貞（向張姑太太）琴姐來了嗎？

張姑太太 來啦。綺霞說你們在花園裏頭，老早就陪她找你們來了，想不到倒是我先找到你們。

淑華 大姑媽好久沒有來了。

張姑太太 哎！我也是騰不出身子。你們全好。三姑娘，你像高了半個頭！你也胖了！

覺民 三妹是無憂無愁活神仙，就跟野地裏的樹一樣往上躡。

淑華（掃了王氏和陳姨太一眼，帶笑）大哥說我是闖禍精，在家裏頭儘給他招惹是非。

張氏（向翠環）翠環，沏茶來，儘在這兒傻站着算什麼？

〔翠環應了一聲，才要向左側廳走，就見陳姨太忽然掏出手帕，罩住臉哭了起來。翠環忘記了走。大家

全朝陳姨太那邊望着。

張姑太太 陳姨太，這是怎麼的嘞？

〔陳姨太抽抽答答地只是哭。王氏噙聲嘆氣地幫她。〕

張氏 (越發不安) 四弟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氏僅僅狠狠地看了覺民和淑華一眼。〕

張姑太太 陳姨太，不用哭，有委屈，你不妨慢慢講給我聽。

王氏 姑太太，今天是過節的日子，但凡我能夠忍得下去，我也就咽下去不講。可是

三姑娘太氣人啦！她不識好歹把我臭罵了一頓，人家陳姨太好好兒的，她也罵人家害人精，後來她二哥來了，不問青紅皂白，就幫他妹妹劈頭教訓了我們一頓。大姑太太，今天幸好你在這兒，就請你來做主。你好久不回娘家，現在你看，小輩一個一個這樣鬧下去，叫我們做媳婦的怎麼做下去。大姑太太，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沒有一句挑剔。



陳姨太 是呀，大姑太太，你得幫我出這口氣。三姑娘罵我是害人精，老太爺活着的時候，也沒有出口傷我一句。三姑娘是什麼人，眼眶子那麼高，連老太爺也不放在眼裏。（越發傷心）我不要活啦！我不要活啦！

張姑太太 （正顏厲色）太不成體統了！（轉向覺民）老二，這是真的嗎？

覺民 我是來拉三妹到前頭去的。

張姑太太 三姑娘呢？

覺民 三妹只說了幾句氣話。

陳姨太 氣話？三姑娘沒有罵我害人精，現原形？誰說謊誰不得好死！

淑華 （賭氣）我是罵來的，罵了你又怎麼樣？

陳姨太 大姑太太你聽！

張姑太太 三姑娘，你年紀不小了，她們又是你的長輩——

淑華 （打岔）長輩也得有長輩的樣子！

張氏（干涉）三姑娘！

王氏（猛然一拍茶几）三姑娘，你少胡說！什麼是長輩的樣子，請你今天給我說個清楚！

覺民（阻止淑華）三妹，你讓我講。

張姑太太 三姑娘，你也太不像話了！你竟敢當着我們的面罵人。我想到你過世的爹，我今天不能夠不管教你。

淑華（搶先）姑媽，我沒有錯。

張姑太太 你還說沒有錯？你憑什麼罵陳姨太是害人精？你又憑什麼同你四嬸吵架？做小輩的也有小輩的規矩。

覺民（冷冷地）做長輩的也有做長輩的規矩。

張姑太太（不睬理他，繼續申斥淑華）聽我的話，你認錯，好好兒向你四嬸和陳姨太陪個不是。不然的話，我今天要責罰你。

淑華（硬到底）那麼，請姑媽責罰好了！

（張姑太太的面色越發嚴肅了。她站直了。

淑貞（嚇死了）三姐！

張氏（着急，也站起來）姑太太！

覺民（極力使自己的聲音平靜）姑媽要責罰三妹，應當先把事情弄個明白。

張姑太太 老二，你閃開，沒有你的事。

覺民（固執）姑媽，你想想看，三妹無緣無故怎麼會罵陳姨太？怎麼會找四嬸吵

架？顯然是做長輩的開頭和小輩鬧，和小輩一般見識……

陳姨太（打岔）二少爺，你逃不了，你也罵過人的！

王氏 要辦就得兄妹兩個一齊辦！

（張姑太太望着正門。那邊黑壓壓地站了一片人。覺美，覺羣，覺世，春蘭，袁成和蘇福，就是沈氏也擠在

一堆往裏看。他們忘記了頭上有太陽曬，老早就陸續來在門口看熱鬧。沈氏聽見淑華的回駁非常開心，

不由鷓鴣一樣格格地笑着。張姑太太發見覺新站在一羣人後面。

張姑太太（呼喚）明軒！明軒！你進來！你說，應當不應當懲罰他們？

（覺新原本不想參預這場糾紛，如今不得不硬住頭皮往裏走。他走了幾步就在兩隻方桌之間停住。大家看着他。但是覺民搶先發話，把大家的目光吸了去。）

覺民 姑媽，你是明白人，要是說責罰，切輪不到三妹承當。姑媽將近一年不回娘家，爲什麼？難道是爲了三妹目無尊長？敗壞家風的是那些人，姑媽心裏不是沒有一個數目！沒有滿服就討姨太太生兒子，沒有滿服就把唱小旦的請到家裏頭喫酒作樂，這算什麼家風？誰又管過他們？三妹沒有做過錯事，我沒有做過錯事，我們沒有給祖宗丟臉！（唯恐旁人，尤其是覺新，打斷他的話）三妹罵陳姨太是害人精，罵得並不錯，大嫂好好兒一條性命，爲什麼死的那樣慘，死的那樣可憐？姑媽還該記得，爺爺過世不久，是誰編了一套「血光之災」的鬼話，說什麼要沖犯爺爺的靈柩，又是那些人附和，硬把大嫂逼到公館外

頭分娩！眼看大嫂就要坐月子，硬說什麼出城呀過橋呀，讓她一個人住在鄉下，還不許家裏人下鄉照料！直到大嫂臨死，也不讓大哥看她一眼，說一句最後分手的話！這是什麼家風？什麼禮教？什麼鬼把戲？不是陳姨太出的臭花樣，是誰？不是我們那些長輩，又是誰？爺爺屋裏頭有的是書，書房也有，三爸屋裏也有，請姑媽翻給我們看，什麼地方說到「血光之災」？什麼地方說到產婦應該受虐待？什麼地方說到臨死不許人家夫妻訣別？姑媽，只要你找得出這個地方，我同三妹甘願受罰！一百倍受罰！

（淑貞哭了。淑華和翠環背轉身子拭眼淚。張氏低下頭。王氏和陳姨太攝於覺民的目光，幾次想插嘴，終於暫時放棄。覺新伸出手緊緊拊着心口。）

張姑太太（預備放棄干預）這也是當初意料不到的事情。（向覺新）你說怎麼着？

覺民（向覺新）大哥，爲什麼你不做聲？大嫂是你的妻子，她死得夠可憐的了，人

家還罵她該死！

〔人人看着覺新。〕

覺新（忽然跪在地上）姑媽，我不想活了，我老早就不想活了，我的好姑媽！誰也不錯，錯的是我！我該死！（聲音更高）我該死！我該死！（指着心）我的心！我的心！

〔兩手蒙住臉，他倒下去哭着。大家向他聚攏。〕

張姑太太 明軒，你怎麼啦？

〔淑華和翠環跑過去攙扶覺新。〕

張姑太太 你起來，明軒。（向覺民）你還不幫着一塊兒攙起你大哥！

〔覺民、淑華和翠環一同扶起覺新。他和麵條一樣軟搭在他們身上。〕

張姑太太 你們把他攙回屋裏憩憩。有話以後再說。

〔覺民兄妹預備退場。〕

陳姨太（質問）以後姑太太，難道這就算啦？

王氏 要是姑太太不管，我們去找三哥！

張姑太太（厭憎）這件事我管不了，就請你們去找三弟罷。

張氏（向張姑太太）他三爸這一向身子很不好，沒有精神管得了這許多。

〔陳姨太和王氏不知道如何方好，但聽沈氏由人叢走出，忽然縱聲怪笑起來。〕

沈氏（隔着方桌向她們遙拜）給你們婆媳道喜啦！

〔「婆媳」二字的腔調又長又重，人人覺得刺耳。〕

（幕）

第三卷





## 第一景

### 覺新的書房。

右牆是三扇綠花格子窗，上面中間的一扇用窗棍撐開一半，靠外一扇窗戶底下，擺着一架風琴和一張小凳。右牆和後牆的角落放着一張單人沙發。後牆同樣一排紙窗，下面一層一律嵌着一塊玻璃，有白紗窗簾蒙着。後牆偏右是風門。一管簫和一管笛掛在門旁的牆柱。再往左去，一張籐椅，一張書桌。書桌前面擺着一張活動椅。書桌上面有文具，雜誌，書報，還有一架老式檯燈。貼住左牆近窗放着一隻書架，有線裝書，也有洋裝書。上面高高掛着覺新的亡妻的遺像，遙遙望着覺新寫作。左牆當中是通內室的小門，掛着藍邊紅心的素緞夾帘。靠外貼牆是一張方桌，上面有花瓶，帽筒和洋燈等等擺設，當中夾着一架二尺高的座鐘。瓶裏面的月季花已經殘了，軟軟地搭了下來。圍着方桌一面一隻小凳，和風琴前面的一隻正好配成兩對。電燈由屋頂垂下，開關在風門右旁的牆柱，電線明顯地順着牆柱往上走。

端午節已經過去了三個月，不到五天就是中秋節。月光如洗，漂白了紙窗和窗紗，上面的樹影格外顯得枝柯如畫。沒有燈，因為窗多，月光斜斜映入，隨地明暗相比。鐘擺單調的響聲增加寂寥。

輕快的脚步由遠而近，更近了，有人拉開風門，噓了一聲：「何嫂！」不見答應，順手旋開電燈。翠環站在門口，抱着一捧桂花。

翠環（向自己唧噥）何嫂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走向方桌）這些花早就應該換掉。（把桂花放在方桌上，取出垂簷的月季花，同樣放在方桌上）花也真乾的快，換上才不過三四天的工夫。

（她端起一隻花瓶，走進內室。換好了水，她重新出來。她分出一半桂花插在花瓶。

（外面的脚步引起她的注意。聽了一下，她匆匆把花插好，正要端起另一隻花瓶，風門拉開，走進覺新。）  
翠環 大少爺回來啦。

覺新 是你在這兒，我就說屋子怎麼燈亮着。（向前）難爲你，你把花給我換掉。  
翠環 早晌看見瓶裏的花不行了，我就想起要換，可是一直忙到夜裏才騰出工夫

來。

覺新 難爲你想到這上頭。

〔翠環端着花瓶到內室換水。〕

〔覺新看着她的背影，如有所感，默然領受她的賜與——精神上的賜與。他永遠爲別人忙碌，自己永遠在寂寞之中過活，再也想不到這卑微然而善良的女孩子會分出心來溫暖他。他感動了。他湊近桂花嗅着。〕

〔翠環換好新水出來。〕

覺新 桂花。很香麼！

翠環 今天才開，所以特別新鮮。

〔覺新走開了些，看着她把花換好。〕

覺新 (感激) 你是一個好孩子。

翠環 (嘆息) 像情兒那樣做丫頭，那才叫苦。要不是大少爺行好，她死了連一口

薄皮棺材也得不到。天下就有這種狠心的太太，倩兒也算伺候了四太太好幾年，會吩咐底下人拿蓆子裹起擡出去給善堂埋。像我伺候三太太，真是天大的運氣！

覺新（依然看着桂花，似乎並不留神她的牢騷）秋天了！

翠環過不了幾天就是中秋節。大姑太太會回娘家過節嗎？

覺新（搖頭）怕是不會。

翠環（拿起月季花）端午節那天，大姑太太好容易請回娘家，陳姨太和四太太那麼一鬧，大姑太太自然是更不肯來了。

覺新（說着自己的話）到了秋天，什麼全要有個結束，準備有個結束。春天夏天開的花早已結了瓜果，瓜果這時候熟了，一個一個等着落下來。翠環，什麼東西在我心裏頭叫我覺得我經見的事物全要熟，全要往下落。有時候不等熟，也就落下來了。誰也留不住誰。你還沒有想到誰先熟，牠就已經掉下來了。

(坐在方桌內旁小凳，臉向着風琴那邊)翠環你真好。

翠環 大少爺，我走啦。

覺新 你對三太太講，周家枚表弟怕過不了明天，幾位醫生都這樣說。

翠環 大少爺明天還要忙活一天，就早些兒睏覺罷。

〔覺新點點頭，翠環抱着殘了的月季花輕輕退出。〕

〔鐘響着，覺新靜靜聽它敲到九下，然後手搭在額頭，凝神望着神祕的夜窗。克定在隔院唱着「八月十五月光明……」聲音漸漸和脚步一同在風門前面停住。他拉開風門，在門邊停住。〕

克定 明軒，在嗎？

覺新 (驚起) 噢！五爸！(站起) 五爸到裏頭坐。

克定 我不坐，我有一件頂小頂小的小事跟你商量。

覺新 五爸儘管說好了。

克定 這是……明軒，我外頭有一個小公館，你知道。就是禮拜一那娘兒們。你用不

着裝儂，咱親叔姪兒倆有什麼話不好說的！人家把她叫做禮拜一，我也不清楚她打那兒鑽出來，就胡里胡塗上了她的鈎。那時候你爺爺還活着，我也不便對人聲張。要是你五嬸老早就養它媽一個男孩子，兩個禮拜一也別想我睜她一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喜姑娘這點兒就比你五嬸強，頭胎就給我添了一個胖小子。禮拜一還比不上你五嬸，做夢別想她有胎氣！可是有什麼法子燒的一手好煙，說起話來也跟吸進去的大煙一樣叫人舒坦。你五爸什麼不明白，沒有她我一樣是活不下去。這就是我那點兒隱衷，不便爲外人道，可是咱親叔姪兒倆，有什麼話不好說的。（咳嗽）可是，一個人有三個老婆，兩份兒家，你爺爺留給我那點兒錢，夠什麼用？我知道給高家爭氣，可是東挪西挪挪不動，你叫我怎麼着？我不是變戲法兒的，也不是煉金子的，一雙空手變不出東西。什麼不要錢？就拿眼前來說，那邊禮拜一的公館明天又到了繳房租的日子。房租不過十五塊錢，可是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十五塊錢，只有天爺

老子曉得！（看着覺新）明軒，你得幫我這趟忙。十五塊錢，你手邊一定有。過了中秋節我還你，也不過四五天，連水閣子那幅單條的五塊錢，合起來二十塊錢，我一總還你。

覺新（忿窒）我現在拿不出這十五塊錢。

克定（大爲失望）你拿不出來？

覺新（抱歉）對不住五爸，我手邊恰巧沒有這樣一個數目。

克定（退一步想）你手邊有多少？

覺新要是房租的話，往後推幾天也不妨。

克定你不知道，那邊的房租已經欠了人家半年，明天有一個月兩個月的房租，塞糖塞也好。

覺新（打發他走）我這抽屜裏頭好像還有五塊錢。讓我看看在不在。

克定一定在。一定在。



覺新（從書桌抽屜取出五元紙幣）可是只有五塊。

克定 就是五塊也好。（把錢接過來，看了看，放在夾袍的口袋）明軒，我看咱們還是把這房子賣掉了罷。你四爸那天一講，我頭一個贊成。我講不出他那許多大道理。可是我也有我的看法。這就是明軒，咱們親叔叔兒倆，無話不談。我不能夠老這樣打秋風過日子，我得想法兒向外開展。把這所公館賣掉，大房，三房，四房，五房，另外你承重孫單獨算一份兒，二五一十，各自分上一兩萬，我也就不必天天過饑荒日子。你拿一兩萬下在你辦事的商場裏面，本上加利，管保商場有一天成了你的。

覺新 爺爺在遺囑上寫好了不許出賣公館。

克定 爺爺不會有利不圖。

覺新 三爸不見得答應。

克定 我這就去跟他講。你不反對就好辦。

覺新 只要三爸贊成，我沒有成見。

克定 你三爸會贊成的。（有把握）他要是反對，我就把禮拜一接進高家公館住。

（笑）禮拜一不會來的，我也就是說說吓唬你三爸。（走向風門）節後我一定還你這五塊錢，還有那幅單條的五塊錢，共總十塊錢，我不會忘記。

〔他不會走出，風門拉開，進來覺民和淑華。他們勉強喊了他一聲：「五爸，」閃在一旁。〕

克定 你們談罷，我走啦。

〔他哼着「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揚長而去。〕

覺新 你們來的正好。我剛從舅婆家回來。枚表弟看樣子也就是這兩天的事情。我走的時候，他又吐了兩口血，他們正拿神幔燒的灰給他喫，可憐他連咽下去的氣力也沒有，舅媽直拿筷子往下撥。新少奶奶娶來不過兩個月，伏在枕頭旁邊只是哭。媽在那邊陪外婆，這一兩天不回来了。

覺民 （驚嘆）又完了一個！

覺新 枚表弟的病完全是大舅耽擱的。

淑華 這倒好，蕙表姐過世不到一年，前幾天好不容易吵着婆家下葬，現在又輪到她

兄弟了。周家的運氣我看是完啦。

覺民 豈止周家多少年輕人不是蕙表姐，不是枚表弟，別人家不說，單看看我們高家，就是一個活榜樣。

覺新 (阻止) 二弟，你也太——

覺民 (置之不顧) 一個又一個，無聲無息，做了大人的犧牲，爲什麼？孩子們又有什麼罪過？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像小樹一樣嫩，像綿羊一樣天真，從來沒有傷害過半個人，就胡里胡塗叫人活埋了，活埋了，這跟活埋有什麼兩樣？

〔他說話將完的時候，淑貞靜靜地走進不曾關閉的風門。沒有人注意她，她也不引他們注意，縮在單人沙發裏面，坐在邊沿，完全一幅可憐模樣。〕

淑華 我可不要叫人活埋！(走向覺新) 大哥，我來是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我要

進學堂讀書

覺新 (驚愕) 你進學堂讀書?

淑華 我打算插進琴姐讀過的一女師。

覺新 (沈吟) 這……這……這怕不合適。三爸一定反對。別人一定議論。我——

淑華 你不願意我進學堂。

覺新 (相反) 我願意你進學堂。

淑華 (喜悅) 那就好啦! (跑向風琴, 坐在小凳) 二哥, 你要練習那隻歌, 讓我給你彈琴。

覺新 三妹, 不過我們得想到別人的閒話。

淑華 (揭開琴蓋) 大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我要進學堂, 先得想到別人的閒話? 我進學堂是爲我好, 別人反對跟我有什麼相干?

覺新 高家的女孩子全不進學堂。

淑華 所以做高家的女孩子頂倒楣。裹小脚，不言語，流眼淚，受窩囊氣，大了不問情由就拿花轎擡出去，到了夫家管她男人是呆子是瘤子，低着頭，一輩子由他支使。（決然）大哥，那不是我。

覺新 （受傷）三妹，你犯不着跟我生氣。我一心都爲你們大家好。我算得了什麼。我算得了什麼。（看着遺像）珏，你知道，我頂算不了什麼。（又向淑華）只要你肯上進，我何嘗不願意替你們擔當一切。大姐死的早，爹就剩下你這麼一個女兒，媽跟我全圖你一個好。（看着遺像，稍緩）三妹，我答應你上學。你應考好了。

淑華 （望着他的背影，大爲感動）大哥，我謝謝你。（向覺民）二哥，我彈琴啦。（稍緩）一，二，三。

覺民 （站在她的背後）好。（唱着）

春花了，秋實結，

生命無所不在；

手攜手，鉄鏈鉄，

大步邁進世界。

要幸福就得勇敢，

要自由就得大膽：

大膽，大膽，永遠大膽！

〔他唱到中間，淑真不曾驚擾一個人，輕手輕腳溜了出去。什麼東西兜起她很大的感觸，但是沒有一

個人覺察到她內心的激動。

淑華 二哥，我琴彈的還湊合罷？

覺民 進步多了。

淑華 我這一手琴，全是大嫂活着的時候教我的。自從大嫂去世以後，我就只好一個人瞎摸啦。（轉向覺新）大哥，你幹嗎看着大嫂的照像老在發楞？外頭有

琴姐給我張羅學堂裏頭，有大哥給我撐腰，我快活死了！我幸運極了！大哥，你吹笛子，我彈風琴，讓二哥唱一首外國歌。

覺新 夜深了，我們不要吵鬧別人罷。（轉向覺民）二弟，我有一句話和你講。

〔但是，袁成匆匆進來。〕

袁成 大少爺，周府派人送信來，說是枚少爺已經過世了，明天請大少爺一早兒過去幫忙。

〔大家看着袁成，不相信，不得不相信。淑華和覺民因為痛苦轉開身子，覺新用力抑制悲痛。〕

覺新 你對來人講，我一定去。

袁成 是！大少爺。

〔袁成帶好風門，走出。〕

覺新 想不到這樣快！我離開也不過一點鐘的光景。

淑華 我希望這次能夠給舅舅一個大教訓。

覺民 死上十個枚表弟，犧牲上再多些無辜的青年男女，也不見得救醒一個執迷不悟的老頭子。蕙表姐死的那樣可憐，大舅這一年可曾有過一點點疚心？要是有一點點疚心，枚表弟也不至于這樣快就跟他姐姐後頭死。難的很，三妹。

淑華 照你那麼說起來，你們那個利羣週報社大可以解散，週報也很可以停刊了。可是你現在倒忙着籌備什麼二周年紀念，挺興奮的樣子。

覺民 正因為難，所以才值得人努力。越難越需要奮鬥。利羣週報社二周年紀念的意義就是這個。在這腐惡社會裏面，我們居然撐持了兩年，週報社平平安安活到第二個生日，總算不容易。

覺新 （尋覓詞句）這麼說起來，方才你唱的那首歌，什麼『大膽大膽』的，原來是爲紀念會用的。

覺民 是的。



覺新 還有些什麼節目？

覺民 當天下午在社裏舉行茶會，夜晚在法文學校上演夜未央，那位法國牧師校長已經答應把禮堂借給我們做劇場用。（轉向淑華）三妹，去年你沒有看到，今年你不應當錯過機會。今年是我演樺西里，那個年輕的男主角。

淑華 那我一定要看。我請琴姐帶我去。

〔外面傳來吵鬧的聲音。〕

覺新 誰在吵鬧？

淑華 不用聽，就知道是誰。除去五爸五嬸以外，沒有第二對。他們隔幾天不鬧一場，就像煙癮沒有過足。苦的就是一個四妹。夾在裏頭兩頭兒挨罵。你們聽！

〔沈氏的尖而響亮的聲音：「你們商量好了謀害我！人家欺負了我還不夠，你還要去幫忙。人家說你們高家規矩好，我就沒有見過小叔子半夜跑到嫂子房裏說笑的道理……」

〔克定拍着桌子回罵：「老子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用不着你這監視戶管！」

覺新（煩燥）三妹，你把窗版放下，也許就聽不見了。

〔淑華站起取下窗棍，放下窗戶，闔好並且扣上。克定和沈氏似乎斷打起來。傳過來的是叫罵聲，磁器落地聲，椅子凳子倒地聲。〕

覺新 太不成話了。我去請三爸把他們勸開。

覺民（攔阻）大哥，三爸去也管不了。他要是管得住，他們老早也就不鬧了。你把三爸請來，只有給他氣上添氣。倒不如索興叫他們鬧傷了，以後也就永遠平靜了。大哥，你說你有一句話對我講，是什麼話你還沒有對我講。

覺新 是這樣的。我聽說商場辦事處不想繼續把房子租給你們的週報社。

覺民 當真？

覺新 大概是。

覺民（起了疑心）大哥，不想把房子繼續租給我們的不是商場辦事處，怕就是大哥你自己。

覺新（不承認也不否認）我不願意你把時間消耗在週報社裏面。三爸不答應，而且——

覺民 而且你反對。

覺新 二弟，你不能够讓你的親人老爲你擔憂。週報社的作法只會招人壓迫。二弟，聽我的話。你不能够去。至少你不要參加紀念會。

覺民 日子就快到了，我不能叫他們臨時抓一個人來演樺西里。

覺新 萬一出了亂子，像方繼舜那次被人逮去下在牢獄，可就太不合算了。

覺民 大哥，你放心，不會有危險的。

覺新 週報上時常有文章攻擊舊派，誰也說不定舊派人物在什麼時候報復。（苦口良言）我不反對你個人在家裏頭研究，只有參加團體活動，我求你看着爹媽的面上，在求學時代完全放棄。

覺民 做大哥的或許應當像你這樣勸我。可不是，大哥自己就是一個在家裏頭研

突過激思想的好榜樣。（指着書桌）看看你書架上面的那些書，就足有一半是新派的東西。不過，大哥，我不想做一個蛤蜊，一輩子縮在硬殼裏頭聽天由命。我願意像大洋裏頭的怪物，想游到什麼地方就游到什麼地方。我要生機，我願意人人都有生機。我頂恨腐氣沈沈，或者像你所表示的，暮氣沈沈。我們還年輕，一心就想試驗試驗自己的力量。

覺新

（退入活動椅）原來你這樣討厭我。

覺民

（站在他後旁，口氣緩和）大哥，你不要爲我難受。你愛護我，我唯有衷心感激，不過感激是感激，理智另有路子給我走。誰知道你有一天不回到我們年輕人羣裏頭，不是我們的一個？

覺新

（搖頭）你在說夢話。我永遠不會。

覺民

難道你甘心去做那些腐惡份子的爪牙？難道頭一個把我們扔到道旁的就我自己的大哥？你絕不會的。大哥，你可以叫商場把週報社趕走，可是世界

這麼大，有的是房子，也有的是人情願租給我們做社址。你以為週報社沒有社址，我就可以停止外面的活動，大哥，這不僅僅是夢話，而且近於妄想。我的好大哥，我們全是你栽培起來的，我們的血裏全流着你的血，你絕不會爲了愛我們，不讓我們出去吸納新鮮的陽光和空氣，像花窖裏頭的花草那樣養着我們。大哥，你不是那種癡心腸的傻女人。有一天你會叫我們帶走的。（轉向淑華）三妹，我跟你一樣樂觀，不過，僅僅樂觀還不夠，我們還得積極。

〔覺新抱住頭，似乎靜靜地流淚。

〔淑華始終輕輕捺着琴，不攪擾他們，有時候同情地看他們兄弟一眼。

覺民（由書架抽出一本小書）大哥，你這兒就有一本夜未央，你唸別人的詞，讓我啃一遍樺西里的對話給你聽。

〔有人從窗外跑過去。

淑華 有人往夾道那邊跑。

覺民 也許有人請三爸勸架去了。（翻好書頁，把書遞給覺新）就是這兒罷。大哥，你從蘇菲亞的對話唸起。

覺新 （只好依順，機械地低聲讀着）『我想離着東方發白，還是很遠。』

覺民 （默誦樺西里的對話）『我告訴你罷，天亮的時候實在是近了。這也好算是應該醒來的時候了。』

覺新 『你講的離事實太遠。這些人還不是睡着嗎？還不是睡得很着嗎？』

覺民 下面刪掉了。應該由我接。（默誦）『那些人，他們的血是一滴一滴在零碎流着。』（越讀越激昂）『這些不覺得自己在流血的人，躺在那兒真是一動也不動。你要是爲他們形容一下苦難的情形，他們就跟沒有長耳朵一樣，一句沒有聽進去；你要是幫助他們，他們反而起了疑心。你得自己先讓那江河一樣的血流衝擊着，他們自然也就鼓舞起來，跟着你動彈了。』

〔覺民的語調有什麼東西吸住他的兄妹。〕

〔窗外又起了一陣奔跑的聲音，「四小姐！四小姐！」〕

淑華（驚覺）是春蘭在喊四妹！四妹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覺民 她方才好像還在這兒坐着來的。

淑華 她好像出去半天了。

〔春蘭跑在更遠的地方——花園的月洞門喊着：「四小姐！四小姐！」〕

淑華 四妹跑到花園去了。我們去追她回來。

〔她和覺民推開風門，跑向花園。風門敲着。〕

覺新（慢慢站起，看着風門，自言自語）樺西里有道理。我不就是血一滴一滴在零碎流着的一個人嗎？我每天爲這個人擔心，爲那個人擔心，可是每天我看見這個年輕人好好兒死掉，那個年輕人好好兒死掉……

〔淑華跑回來，在風門口停住。〕

淑華 大哥，快！四妹投了井！我這就到廚房喊火快。二哥喊袁成去了。打撈四妹要緊！

〔淑華轉眼不見了。〕

覺新 (書鶯落) 天有這事! 又是一個!

〔他匆匆跑出。〕

(幕)



## 第二景

覺新的書房。

陳設沒有改變，僅僅花瓶的桂花換成了菊花。夕陽一抹，留戀在正對書桌的紙窗。風掠着紙窗，發出颼颼的響聲。淑華坐在書桌前面溫習功課。

有人輕輕把風門拉開。沈氏在門邊靜靜地向內觀看。悲哀和悔恨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靈魂。沈氏正是這樣一個例子。失掉可以倚恃的東西，她回到自己的存在。她開始清醒，惜乎未免太遲。瘦削，蒼白，素靜，然而顯出沈靜和決心。

沈氏（扶住門框）三小姐，你一個人。

淑華（擡頭）五嬸！（站起）大哥不在，你請進來。

沈氏 你大哥還沒有從商場回來？

淑華 大哥陪媽看舅婆去了。回來也就快了。五嬸進來坐。

沈氏 你用功。我怕吵你。

淑華 不。我沒有事。我陪五嬸坐坐。

沈氏 也好。我還真怕一個人在我那屋子老坐。（坐在籐椅）我剛從城外頭回來。明天是頭七，又是你四妹的生日。我到廟裏布置一下。（拭淚）可憐你四妹連十五歲都沒有活到。（半晌）是我害了她。

淑華 過去的事也就不提了。

沈氏 我約下文殊院的和尚明天到廟裏給貞兒唸一天經。年輕輕孩子，不見得有什麼罪，我但願她早日投生到一個好人家，別再做女孩子，別再遇見我跟你五爸那樣的爹媽。你五爸的心腸真狠，聽說貞兒投井，跳起脚就去了。禮拜一的小公館。到如今他一次也沒有到靈前來過。

淑華 五爸倒不怕人背後議論。

沈氏 他怕什麼？心老早就乾了，天塌了他也不會在意。這人呀，他就沒有心。我前世不知道造下什麼孽，今生給貞兒修下這樣一個爸爸。貞兒這孩子也真可憐，自小兒就是一肚子曲裏拐彎的心眼兒，明裏受氣，暗裏陪眼淚，一天不開口，偶而一句半句的，一點兒也不像十三四歲孩子的話。

淑華 是呀，四妹頂招人疼。（把話引開）今天五嬸又到廟裏去來的？

沈氏 我這才回來。我怕她一個人在那邊悶的慌，送了兩個紙紮的丫頭去。一個我起名兒叫做菊香，一個叫做蘭香，好在陰間服侍她，陪她做伴兒。明天我再給她燒上幾間紙房子，幾隻紙箱子，幾件紙傢具。

淑華 明天我們姐妹約好了陪五嬸到廟裏去。

沈氏 （嘆息）你們都是好孩子。我要是老早能夠把貞兒放開，成天跟你們在一起識字學針線，貞兒也不會落這麼一個下場。（悔恨）是我錯。

〔淑華尋不出話來安慰這位可憐的母親。沈氏似乎並不需要別人安慰。她們沈默了一時。鐘在半點

的地方敲了一下。

沈氏（驚覺）才一點鐘？

淑華不，五點半。

沈氏今天天也怪。我回來的時候，看見西邊半邊子天通紅，烏烏的還蓋着一片，不知道要變天，還是什麼地方失火。

淑華看樣子，遠嗎？

沈氏像是挺遠的。我沒有問人。

淑華不是失火才好。今天風挺大。舅婆家就靠西，媽跟大哥這一下午都在那邊，是舅婆家那一帶可就糟了。

沈氏不會那麼巧。

淑華我去問問看。（推開風門，轉向沈氏）大哥回來了。（向外）大哥，你怎麼的啦？

〔覺新跟踉進來，帽子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馬褂的紐釦解開，袖口挽起，一身汗，面色蒼白，手有些顫抖。他進來就倒在旁邊的沙發。〕

淑華 大哥，你的馬褂和帽子呢？

覺新 （喃喃自語）完啦！全完啦！什麼也完啦！

淑華 出了什麼事，大哥？

覺新 我什麼也沒有搶出來，我擠也擠不上去。這回可完啦！

淑華 到底出了什麼事？（稍緩）什麼地方着火啦？

覺新 （看着她，並不驚奇）商場燒光了。（抱着頭）真可怕！真可怕！我離開的時候還在燒。

沈氏 （站起）商場！

淑華 這怎麼好！

覺新 （聽見沈氏的聲音）五孀在這兒？

沈氏 是，大少爺。

淑華 五嬸等你等了半天了。

沈氏 大少爺先憩一憩，我改天再跟你談好啦。

覺新 （努力抑制）五嬸，你講好了，我好好兒聽着。

沈氏 我有點兒小事同你商量。（稍緩）這個月底我就要走了。

淑華 五嬸真的要走？怎麼這樣快？

沈氏 （嘆息）我在公館裏頭住不下去。我怕看那幾張似笑非笑的熟臉。（轉向

覺新）我想請你們把袁成借我用幾個月，他把我送到我二哥那兒，以後他可以跟我回來。今天你五爺對我說起要賣公館，說是你四爺連主顧都找到了，只有你三爺不答應。他們說他體子很壞，看樣子一定活不久，只等你三爺一死，就可以把公館賣掉，每房分上兩萬，他又可以多包兩個妓女，一個小旦。我真怕聽這種話，我還是早點兒走的好。

覺新 五嬸的處境我完全明白。五嬸想帶袁成去，自然不成問題，等媽明天從舅婆那邊回來，我對媽說一聲就是了。

沈氏 （發出淒涼的微笑）大少爺，多謝你也多麻煩你了。從前我那樣對待你們這一房，你們一點也不記仇。（在門邊）大少爺，你的心腸真好。

淑華 （推開風門）五嬸慢走。

沈氏 三姑娘，明天見。

（她挺起瘦小的身軀，走出風門。）

淑華 （帶住風門）五嬸簡直另換了一個人。

覺新 （自低而高）另換了一個人。另換了一個人。另換了一個人。（忽然跳起）

爲什麼我就不能夠另換一個人做？另換一個人再活下去？（大步走向方桌）活下去做什麼？做什麼？（倚住方桌）三妹，人跟我爲難，我可以作揖躡頭，可是天跟我爲難，你叫我怎麼着？這樣大的火，我還是頭一回看見。等我從

舅婆家跑了去，火焰已給穿出樓頂，一股黑煙，一股黑煙直往上冒。水龍乾擺在十字路口，沒有一滴水往裏裝，滿街堆的是箱籠被褥，沒有一樣值錢東西，夥計東家全急的滿街亂跑亂叫喚。商場四圍是幾丈高的風火牆，火關在裏頭燒，沒有一個人肯冒性命去救火，一個大風爐子，關着爐子門必剝剝一個勁兒燒。我容易擠開了一條路，擠到十字路口，巡警攔住不許我過去，隔着十來丈遠，火就像在我臉上燒。我聽見人喊，我也跟着喊；我聽見人哭，我也跟着哭。現在我回來了，回來做什麼，天曉得我有什麼事好做！三妹，人活着就是受罪，我的罪好像還沒有受夠。我看見有人對着火發瘋，撕衣服，揪頭髮，我還是在好好兒的，在這兒活着。（跌在小凳，心往下沈）九年啦！

淑華

大哥到裏頭躺躺。

覺新

整整九年。我到商場辦事處做事，是爹薦我去的。我那時候十九歲，成了親一個月，爹把我喊到書房，對我講：『你現在成了親，應該靠自己掙來的錢過活。



了。一個月有三十塊錢薪水，也夠你們小夫妻使用了。」第二天爹就把我帶到辦事處，把我介紹給經理先生和別的職員。經理問了我幾句話，我全照着爹教好的話回答。黃經理四十多歲，八字鬍子，駝背，會計姓陳，臉像一個老太婆；收賬員姓王，瘦瘦的臉，瘦瘦的身子。爹去了，我一個人坐在寫字檯前面，孤另另的，像倒了一座荒島上，癡癡地坐了兩個鐘頭，癡癡地坐了一整天。這樣癡癡地坐到今天。這九年裏頭，爹死了，你大姐死了，你大嫂死了，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只有商場還是老樣子，成了我的老伴兒，就像天生就的一對兒模子，一套就套上，不說半句廢話，默默地相處了九年。這九年就像一個夢，老天好像怕我一覺睡不醒，末了來一把天火把我燒醒。（平靜似乎恢復，他站起來放下袖筒）三妹，給我一杯水喝。

〔淑華給她斟茶。他看着她，忽然什麼念頭穿過他的腦子，他苦笑了。〕

淑華（把茶端給他）大哥，你喝。

覺新 三妹，謝謝你。（一飲而乾）三妹，你不覺得怪嗎？我失業了。

淑華 （不明白）大哥是說？

覺新 商場沒有保火險，全部宣告破產，自然只有結束了。（又一個怪念頭）你二哥的週報社也要結束了。（苦笑）我用不着強迫他們遷移了。

淑華 （叫喚）呀！

覺新 什麼？

淑華 二哥這一下午會不會在週報社？

〔覺新和淑華面面相覷，風門忽然拉開，走進王氏和陳姨太。〕

淑華 （並不睬理她們）大哥，我叫人看二哥去。

〔她匆匆由王氏和陳姨太中間走出。〕

陳姨太 （不等覺新招呼）大老爺，我同四太太請你拿的錢，你拿到沒有？

覺新 （莫明其妙）什麼錢？我不明白。

陳姨太 我們今天不是請你把商場的存款取回家來嗎？

覺新 (如入迷宮) 陳姨太，我還是不明白。我今天看都沒有看見你。

陳姨太 (向王氏冷笑) 四太太，你聽，他倒說今天沒有看見我。不是明明你也在場嗎？我們說得清清楚楚的，商場火一燒他就忘啦。

王氏 (貌若無事) 是啊，說得清清楚楚的，怎麼會變卦？一定是大少爺故意說笑我們。

覺新 (不甘屈伏) 四姨，陳姨太，我今天的確沒有聽見你們說過。只要你們提我一句，我就會把錢取回來的。

陳姨太 (紅掙了臉，無理取鬧) 我沒有說你敢賭咒？

王氏 陳姨太，你也真是的！賭咒有什麼用？事情交代明白了，誰錯誰擔當。我們的錢原說過今天拿回來，一定是大少爺貴人事多忘記了。現在商場一燒，錢自然是拿不出來了。我月底就要錢用，你也少不了錢，我們總得請大少爺想想法。

子。

〔覺新沒有理由求饒，但是她們的存在惹他厭憎。〕

王氏（等了等）大少爺場面大，向例是方便的。我那丫頭倩兒死了沒有棺材，還是大少爺拿出錢來埋的。

陳姨太 有錢給人家買棺材，沒有錢賠人家錢，天下真有這種怪事！

覺新（轉向風門，打發她們走）好，就算你們說邁，我照數賠。好在你們每人也不過是五百塊錢，我還可以挪動。後天下午我送過來。

王氏 陳姨太，我們走罷。大少爺向來說一不二，我們就等他後天把錢送來好啦。

陳姨太 那是賴是不成的。

〔她們輕蔑地看他一眼，大模大樣地走近風門。但是風門拉開，克安喊了一聲：「明軒，你在？」他在門裏站住。王氏和陳姨太閃在一旁。〕

克安（向她們）你們倒先來了一步。（向覺新）明軒，我那一千塊錢商場股票

你賣掉沒有？

覺新 四爸昨天看見我鎖在辦事處的抽屜裏頭。

克安 (堅持) 你賣掉沒有？

覺新 沒有。

克安 沒有？那你就早該回我一聲，我好另想法子。明軒，你這人做事就欠靈活。你現在就找出來讓我帶走。耽擱下去更不好出脫了。

〔覺民和淑華走到風門口，聽裏面講話。〕

覺新 現在就帶走？

克安 是呀。明軒，你怎麼啦？

覺新 股票不在手邊。明天我尋出來給四爸送過去。

覺民 (忽然) 房子都燒光了，那兒還有什麼股票？

〔大家喫了一驚，轉過頭來看他。〕

克安（恍若無聞）你明天一定送過來。

覺新 不過，我得說在前頭。一千塊錢的股票是有的，號碼可不一定就是四爸原來股票的號碼。

克安（假裝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

覺新（氣忿之下，不免諷刺）我不能够拿紙灰送給四爸。好在爺爺有三千塊錢股票留下來給我，我分出一千塊錢還四爸就是了。

克安 只要是股票就行。

〔王氏和陳姨太很想先走，但是覺民堵住門口，未免有些攝人。克安轉身要走。〕

覺民（一直走向覺新）火不是你放的，商場燒掉大家倒楣，爲什麼單單要你一個人賠？

〔克安帶着兩個女人，沒有聽完話，就從淑華旁邊走出。〕

〔覺新不回答覺民，走向遺像。〕

〔淑華砰然一聲把風門帶緊。〕

覺民（看着覺新的後背）大哥也太好叫人欺負。

淑華 大哥一輩子喫虧就喫到這上頭。

覺新（忽然轉身看着他們）這世界是你們的，是你們年輕人的。有一天就跟商場一樣，這老大的世界要把自己燒一個乾淨，燒成一堆灰，把地皮讓給合理的新房子。

覺民 大哥，你原本是我們的，現在你也該回到我們羣裏了。

覺新（非常疲沓）可是我多想躺下來憩憩！什麼都讓我覺得累。好像幾百世紀的分量壓在我的肩膀，好像全個破房子，稀里嘩啦，就要坍在我的身上。

〔窗子上的陽光完全消失。風依舊打着窗紙響。室內越發黯了，沒有人想到開燈。〕

〔翠環拉開風門，匆匆進來。〕

翠環 大少爺，三太太請您馬上過去。三老爺——

覺新 三老爺怎麼樣？

翠環 三老爺一連吐了兩大碗黑血，已經暈了過去。三太太請大少爺趕緊過去。

覺新 （感覺暈眩，掙扎了兩步）我這就來。我馬上來。

翠環 （體恤）大少爺，你的臉也夠蒼白的！

覺新 不要緊！我不過有點兒累！看三老爺要緊！

〔不由自己，他合身撲了下去。大家急忙向前扶他，他已經倒在地上。〕

（幕）



### 第三景

覺新的書房。

早晨的陽光照滿了房間，白紗帘大部捲起，越發顯得明敞。花瓶裏面又換了一種花。靜靜的只有鐘擺響着。翠環站在近門的玻璃窗前面，癡癡地向外望着。她的辮子用白繩繫着，一朵小白花斜斜貼住她的鬢髮。風門忽然拉開，響了一聲，嚇了她一跳。克定昂着頭進來。

翠環（退向書桌）五老爺！

克定 你一個人（坐向籐椅）大少爺呢？

翠環（退向方桌）大少爺送五太太上船去了。

克定（哼了一聲）我就說來的！（想着就是氣）什麼事全有大少爺，閉着眼是大少爺，睜開眼是大少爺，大少爺，大少爺，好像高家只有一個大少爺。便宜由

他一個人佔虧讓一家十人喫。我的老婆出門我不送，要他做姪子的送，顯着我做丈夫的沒有情分，單單他做姪子的就有禮數！簡直不成話！可是他有什麼好，翠環，你說你是三老爺臨死時候給了他的，你說他那點兒好？身子乾的像一根柴，跳蚤都嫌他瘦，你就不嫌？別走翠環！我曉得他沒有除服，一時還不收你，我不管這套兒騙人的假規矩，喜姑娘現在孩子也抱了，你說有多好！翠環，三老爺是個假道學，要是我，老早就收了你！這公館裏頭叫我，也就是你長的像一朵鮮花！

〔翠環忍無可忍，掀起門帘走進內室。〕

克定（繼續）到裏頭做什麼？我不喝茶，你倒是陪我聊聊天兒，我倒覺得格外開

心！（站起，走在門帘前面）我說，翠環，你好比一朵鮮花，我們這位大少爺呀，他活活是一個窩囊廢！什麼窩囊廢，簡直是廟裏搬不動、啃不動的泥菩薩！什麼承重孫，大少爺，分家單單要額外孝敬他一份兒，這也不知道是那家子的

禮數！作梗由他，便宜歸他，好容易巴到三老爺一命歸陰，四老爺當了家長，左右還得看他承重孫的顏色！媽的！我要賣公館，他敢說個不字，我就打他一個頭破血流！承重孫大少爺，尙他三代祖宗！

〔他氣沖沖地折向書桌，一眼就見覺新和覺民進來。他們發見他在房裏，覺得奇怪，還以為他來打聽他太太動身的情形。〕

覺新 五爸，我們看着五嬸上的船，路上有袁成照料，五爸可以放心。

克定（問其所問）聽說你不贊成賣公館，你有什麼理由？

〔料不到他有意取鬧，覺新楞了一下，尋覓適宜的回答。覺民在旁邊推了他兩下。〕

覺新（倉皇）五爸這話從那兒說起？

克定（蔑視而又恐嚇）我料你一個人也不敢反對。現在你四爸當了家長，他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別人想反對也反對不了。我們全缺錢，現在人又少，住不下這個大公館，倒不如早點兒賣掉，大家全有進項。這件事以後就交你四爸辦。

他是家長，他有這個權柄。

〔他走向風門。〕

覺民（冷冷地）家都要賣了，還講什麼家長？

克定（轉回身，厲聲喝着）老二，你說什麼？

覺民 我說，要是做家長的就只會賣房子，現在也輪不到四爸麻煩了。

覺新（制止）二弟！

克定 你敢挖苦你四爸？

覺民 我什麼人也不想挖苦。做家長，賣房子，是五爸自己說的。

克定 那麼，你反對賣房子？請問，你有什麼理由？

覺民（嘲弄）房子不是我蓋的，賣不賣我根本不放在心上。不過，爺爺的遺囑寫

得很明白，不許出賣房子。

克定 好，你敢挖苦我們。等你四爸來了，我再跟你算賬！

覺新（勸解）五爸，二弟年輕不懂事——

覺民（偏偏提高喉嚨）頂好把張碧秀也請來！

覺新（命令）二弟！

克定 老二，你不要以為四爸是好惹的！

覺民（從風門口瞥見克安，挑戰）那不是四爸！五爸怎麼不去請他？

克定 好，你等着罷！

〔他神氣活現地跨出門限。〕

〔翠環掀起門帘，重新進來。〕

覺新 二弟，這不是你的事，你就少說一句也好。

覺民（加重）這是我的事。

翠環 二少爺，你犯不上。

覺民 翠環，我倒要看看他們能夠把我怎麼樣。

覺新 你走罷，讓我來應付。

翠環 二少爺，你就聽大少爺的話，走罷。

覺民 翠環，我要看到底。我不高興走。

人影。

〔克定陪着克安揚揚得意地進來。他們後面跟着一羣人，堵在風門口看熱鬧。玻璃窗也顯出輕微的

克定 老二，四爸來了，你說罷！

覺民 （反問）說什麼？

克定 四爸不配做家長！

覺民 我根本不懂做家長是怎麼一回事。

克定 你罵我不該賣房子！

覺民 房子是爺爺蓋的，他反對賣房子，跟我不相干。

克定 你不要賴。你還說起張碧秀！

覺民（傲然）張碧秀是個唱小旦的，誰口裏不說他？

覺新 二弟！

克安（突然開了口）你還說張碧秀狗娘養的！

（他青紫着臉，一巴掌打向覺民。出乎人人的意想，恐懼，杞慮或者喜悅，覺民鎮定地伸手捏住克安的瘦腕。）

覺民 四爸，說話要有分寸。什麼叫做「狗娘養的」？

（他的嚴峻的責問，彷彿一個晴天霹靂，打在克安的頭髮稀零的禿頭上。雅片煙帶給他的興奮已經去了一大半。手握在覺民的鐵掌，簡直動彈不得。他明白他的氣話做了覺民的把柄。他結巴起來。）

覺民（鬆開手，輕蔑地）現在比不得往常，四爸以後還是少出手打人爲妙。

克安（紅着臉）你倒要教訓起我來了！難道做叔父的就打不得姪子？

覺民 我沒有聽見做叔父的可以狗媽狗娘地罵他姪子。

克安 你還敢頂嘴！你這個目無尊長的東西（不由自己）你媽的屁！

覺新 (厭惡) 四爸，你請回去。讓我來教訓二弟。

克安 (氣焰反而增高) 不行，非叫他到堂屋給我磕頭賠禮不可！他這狗東西，狗娘養的！

覺民 (一把抓住克安的肩膀，預備拉出風門) 四爸，我一個媽在裏頭上房，一個媽在祖墳跟我爸在一起。我爹是你的親哥哥。他沒有得罪過你。你敢信口說出這種目無尊長的骯髒話，你說賠禮，你今天非跪在我爹的神主前面賠禮不可。我還要你到我媽面前親自對我媽賠禮。

[克安的雅片煙的力量又去了一小半。]

克安 (掙出一句軟話) 我沒有罵你媽！

覺民 你沒有罵？你接連說了三次，你現在倒想賴了？大家全聽見的，你去不去？

克安 我偏不去！(向覺新) 你叫老二鬆手。

覺新 二弟，聽我的話，你放下手來。



覺民（哼了一聲）大哥，我就依你。

〔他冷笑兩聲，鬆開手，輕蔑地瞥了克安和克定一眼，若無其事，走向風琴，坐在小凳。他掀開琴蓋。

〔克安和克定滿面羞慚，相望着，全沒有主意。王氏和陳姨太由人羣走出。

王氏 四老爺，你還不找大少爺算賬？

克安（重新振作）明軒，你是長兄，你兄弟的責任應當你負。

克定（附和）老二侮辱家長，非用家法嚴辦不可！

覺新（反問）四爸和五爸以爲應該怎麼辦？

克安（命令）怎麼辦？叫老二當衆給我賠禮。

王氏 不行，這太輕了。

陳姨太（插嘴）那是！太輕！

王氏 依我說，大少爺和大太太都得賠禮。老二還得重打一頓。

克定（催促）明軒，你說呀！

覺新（冷冷地）我辦不到。

〔誰也想不到他有這麼一句回話。覺民不由回頭看他一眼，然後打着琴鍵。焦急的翠環不由往前湊

上一步。

克安（威脅）你辦不到！你非辦到不可！

覺新（沉下臉）那麼，四爺拿骯髒話罵我媽，應該受什麼樣的家法？

〔這太出人意外。

克安（倒退一步）明軒，你說什麼？

克定（同樣倒退一步）你忘記你是誰了！

陳姨太（調解）大少爺，你不要多心，四老爺並不想罵你媽，他是無心說出來的。

覺新 我曉得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忘記我是一個好欺負的軟東西。不過要我賠禮

的，還輪不到你們。你們誰配教訓我？誰配教訓人？（一字一聲）勾引老媽子，

按丫頭，包妓女，鬧小旦，喫雅片煙，你們那一件沒有做？四妹爲什麼要跳井？做

父親的做些什麼事？連想法子打救也不想，就跑到小公館去了。你們講禮教？爺爺的三年孝，一年不滿，就公然把丫頭收房生兒子。你們有什麼不敢做的？氣死爺爺，逼死三爸，三爸害病的時候，你們逼他賣公館，說他想一個人霸佔。你們只曉得賣爺爺留下來的房子，你們可記得爺爺的遺囑上寫下些什麼話？你們那一點配給後輩做榜樣？你們憑什麼來做高家的家長？是不是教我們嫖妓女，鬧小旦，按丫頭，抽雅片煙，勾引老媽子，另立小公館？是不是教我們賣字畫，賣田地，賣房子？你們要賣公館，賣好了，反正有你們做家長，這個家不散也要散的！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請你們給我出去！（指着風門）全出去！全出去！

王氏（撐持局面）你們看，大少爺瘋了！

陳姨太（向自己人）跟瘋子有什麼說頭？

〔風門口的人羣竊竊議論：「瘋了！」「瘋了！」〕

覺新 誰說我瘋？瘋子會賠你們的存款，瘋子會賠你們的股票，瘋子會給你們的丫頭買棺材，瘋子會出錢打撈你們女兒的屍首，瘋子會料理你們的太太回門？（逼着他們倒退）不是瘋子，誰能夠忍受他的妻子活生生叫人逼死？誰能夠忍受他的兄弟活生生叫人趕走？

〔相干和不相干的人們全嚇跑了。屋子靜靜的，覺新微微有些喘吁。但是他的精神和面貌是高傲而又煥發。〕

翠環 （在他旁邊，溫存地）大少爺，你過來坐下憩憩。

覺新 （報答她的情誼）好翠環，三爸臨死的時候叫我好兒待你，我不能夠叫你再過從前氣悶的日子。（向覺民）二弟，你去回媽一聲，說我到外頭看房子去了。

覺民 （停住彈琴）去看房子？

覺新 我要給我們另找一所房子。從今以後，這高家公館就算賣了，這個家就算拆

了，完了。

覺民 大哥，你年輕了！

覺新 是你們年輕人帶着我走。

覺民 你站起來了，大哥。（一邊彈琴，一邊唱着）

「大膽，大膽，永遠大膽！」

〔翠環預備擰開一扇一扇的窗版。覺新浴着風門口溫潤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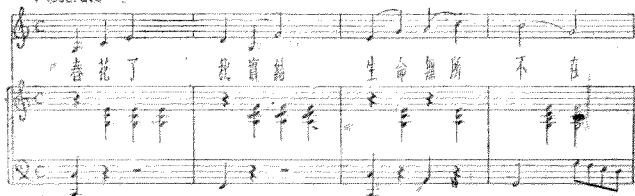
（幕）

（全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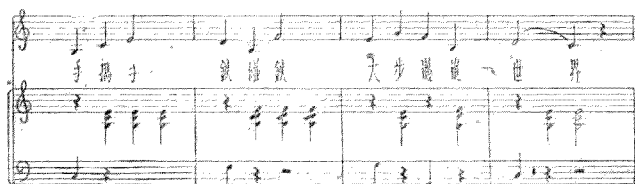
# 永远大胆

Moderato

春花丁 投首路 生命無所不在



手搗子 鐵錘鐵 天步騰龍一世界



要幸福就得勇敢 要自由就得大胆大



胆 大 胆 永 遠 大 胆



